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一

頌丁政德 摠一十首

吳興姚

鉉

纂

古賢宰一

虔子賤碑頌賈至

良牧三

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略使宋公遺愛碑頌張說

京兆尹張公德政碑頌王維

唐衛尉卿洪州都督張公遺愛碑頌崔祐甫

興利三

復練塘碑頌李華 高陵令劉公遺愛碑頌劉禹錫

蘇州嘉興屯田紀績碑頌李翰

靈跡一

唐天台山新桐柏觀碑頌崔尚

高道一

唐中嶽體玄先生潘尊師碑頌陳子昂

宗理一

長明燈頌高邁

處子賤碑頌

賈至

清靜致理中庸之德至高明柔克簡易之體大繹微旨而徵遺論何先生道蔚其歲蕤者也先生宣慈在躬精義入神德順乎天性根於仁殷其如雷曖然如春始受業於仲尼終委質於魯君爾乃周道凌遲王風哀思夷狄竊於位號干戈亂於原野則我魯國無齊晉之強定哀非桓文之主三卿有僭虐之政先生處此亂邦從容理邑平心氣而全耳目晏然躋富壽之域焉自非知微知彰變化無窮孰能臻此觀夫爲政之大體元之要恤孤哀喪舉事問弔訓之以悌加之以孝借五更而悟君賢三老而稟教然後燕居以佚其體張樂以和其人夜漁不戒而信欺吏不威而息是以宣尼

惜君之理小子期間君之政暇何其遠哉向使移於有國之君則陶唐之理也施於有政之臣則二南之化也昔舜左禹而右臯陶不下席而天下理周公設膳在御不解懸而四夷伏小大則異其揆則同天寶初至始以校書郎尉于單父想先生行事徵其頌聲而古碑殘缺苔篆磨滅使立志之士何以揖其遺風焉嗚呼其道存而其事往其人亡而其政息哀哉遂作頌曰

鳴琴湯湯處子之堂清靜無爲邑人以康澆風化淳霸俗致王誰謂陽鱗革而爲魴皤皤黃髮或師或友芄芄麥苗不稂不莠齊師已卻魯俗斯阜諫或剖心伊人引肘穆穆伊人希聖之才亮舜旣往孰爲來哉從時卷舒與道徘徊游泳孔門取容定哀泱泱千古顯顯令德聲隨悠牧惠與順息人亡政弊道播神默寂寥夜川惆悵舊國荒祠尚掃苔篆將磷尋風聆韻想見其人年代邈殊精誠闇親再表貞石頌聲惟新

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略使宋公遺愛碑頌

維唐御天下九十有八載蒼生賁乎海隅玄澤漫乎荒外天子念窮鄉之僻陋徼道之脩阻吏或不率不馴人或不康不若乃命舊相廣平公宋璟鎮茲稟壤式是南州篤五管之政教揔三軍之旗鼓幅負萬里馴致九譯詔書下日靡然順風曷由臻斯威名之先路也公曩時執白簡登瑣闥推誠審諤不私形骸忤英主之龍鱗踰奸臣之虎尾挫二張之銳則聲恒寰域折三思之角則氣蓋風雲由是極有四星維帝之輔地有五嶽維天之柱其入宰也君之股肱其出守也人之父母至於此邦之長人也飲食有節衣服有常清心而庶務簡正色而羣下一瑟兮憫兮赫兮咍兮固以不怒而威不言而信雖有文身鑿齒被髮儋耳衣卉麩木巢山館水種落異俗而化齊言語不通而心喻矣其率人版築教人陶瓦室皆敦堊書遊則華風可觀家撤茅茨夜作而災火不發棟宇之利也自今始祖國之船車海琛雲萃物無二價路有遺金殊裔胥易其

迴途遠人咸內我邊郡交易之坦也有如此故能言之士舉為美談蓋微子去殷以後王者襄公伐楚將得諸侯尚書東漢之雅望黃門北齊之令德宋氏世名公其濟美詩所謂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廣平有焉若夫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往來相召而哀樂繼之鴻飛遵渚於汝信處龍章袞衣以我公歸鬱陶乎人思嗟歎之不足廣府司馬譚瓌番禺耆老某乙等相與刻石傳徽斯文予春秋之徒也豈將苟其辭哉雅敬宋公王臣之重次嘉譚子贊德之義遙感耆舊去思之勤越裳變風知周公之才之美吉甫作頌見申伯于藩于宣觀政將來惡可廢也頌曰

降王宰兮遠國靈歌北戶兮舞南溟酌七德兮考六經政畫一兮言不再草木育兮魚鼈寧變蓬屋兮改籬牆魚鱗瓦兮鳥翼堂洞日華兮皎夜火光火莫炖兮風莫颺事有近兮惠無疆崑崙寶兮西海財幾萬里兮歲一來舟如島兮貨為臺市無欺兮路無盜旅忘家兮晝夜開越井岡兮石門道金鼓愁兮旌旆好來何暮兮去何

早爆牛牲兮茵雞卜神降福兮公壽考

京兆尹張公德政碑頌

并序

王維

雲從龍風從虎氣應也聖人作賢人輔德同也君臣同德天地通氣以康九有以遂萬類惟皇御極二十載光格四表至于海隅日出越小大邦蠻貊師長罔不欽于成憲以承天休然天子猶日省三接列辟日聽萬方輿頌懼人有未化賢有未登故敷方陋兼乎十等選宗室及乎九族任事以觀材積時以觀行乃得我賢京兆焉夫京兆號爲難理清淨病於不給刀筆拘於守文或以軟弱廢或以賊殺劾把宿負淺爲丈夫用鈎距蓋非長者我則異於是大道難名大理無法閉關於任數巧筭不能知堅壁於畫一善政不能下摧宿豪如雜草無慍色視大權如歷塊無傲容百司之吏摠一德以咸服五方之人雜異教而同理受命之始先聲已振黠吏惡少聞風族行及乎鳴騶詣府登堂坐定縣尹掾史以次上謁守正之人其氣高含章之人其詞大見容色而聞號令小人感而君

子泰日者櫟陽男子閭里爲豪借客報仇聚人爲盜或白日手刃或黃塵袖鎚政寬則以身先諸偷操急則以事中長吏貳過不已萬計自脫公命吏縛之立死鈴下於是人入閭室若遇大賓焉前年不登人頽太甚野無遺糠路有委骨天子不忍征於不粒賦於無衣六軍從衛以臨東諸侯息關中也帝曰咨天其降威人罔畏罪台恐寇盜乃邑矧曰蕩析離居惟爾克濟撫茲西土公拜稽首思塞休命布慈惠之政不以利淫震雷霆之威其或有過饗人減雙雞之膳圉人省五馬之秣淘不獻服巧不填館自身已往振廩同食雖人煙不動道饑相望不思濫以苟生咸守教以就死是不可能也先是王公或專南山之利司農涸昆明之池收赤岸澤將爲田以便官至是悉奏罷之舟漁衡麓之守廢蒲荷薪蒸之產入自郊徂邑室有魚殮斬陰伐陽市多山木人得以贍惟涇有防比歲多決近縣疲於力役他山遺於度材公命刮朽壤填巨石辦大木去編管其始告勞乃終有慶匠石日減功萬藏史日省錢億農

始學耒女始安織於是鮑背黃髮之耆曰我有田疇鍾秉其畝我有子弟顏閔其行鄉黨以睦學失其獨道路有禮汰無與爭酒先養老賄不問吏既無吠狗亦無奸人臨年餘資竊蒙惠化其曷以臻茲君子曰此天子至公內舉不避親錫汝明尹張公之力也夫公於國爲外戚於帝爲外弟重組累印珥香貂者七葉奉車駙馬乘朱輪者十人勝衣則綺襦紈袴通籍則玉墀青瑣動則兩駟如舞坐則五鼎成列文軒楚製素女趙舞而公儼兮其若容淡兮其無味心在四教語稱七德目視六籍口誦九歌懷君子令德之忠保詩人錫類之孝悌有過於共被慈有踰於含食惡衣以居公服不敢降也屈體下士王綱不敢替也協二姓之好以正人倫傍無嬖御分一人之憂以審官政下多英傑若夫皇帝敬問之詔御札自書天王命賜之衣上官所製勞勤則中使接武計議則走馬來朝豈惟衆臣重其經術爲吏雜以儒雅而已且公之德升聞于天非一朝一夕之漸也亦以稱職於累官著聲於所在其丞秘書也

闕文遺簡多在大家深爲子孫之藏密有緘滕之固公不憚權貴或抵或誘盡歸天閣官書備焉其牧郢人也人有不若德戮之不爲暴人有不保居撫之不爲諂存者考其事壯其食以畜之行者緝其宮藝其樹以待之此邦之人既優他邦之人又至焉未盈一歲遂增萬戶其守汾也仍歲大旱郡祠介推雖屢舞僊僊而靈應未若公命束蘊取火伐樹寘薪醜酒而祝曰有功於人祀爲明神無德而祿禍亦覆餗自絳已來人實祀子純犧大璧不敢愛必以薦也童兒季女不敢黷必以敬也神既靡吝人將安仰若亭午而雨則樹其鷺羽執此駢毛不然者火燎將至燉天鏢地靈衣且爲煨燼豐屋將爲茂草爾其圖之言未畢而雲興拜未起而雨降周於闔境不入他郡雖封疆咫尺而彼竭我盈嘻若記能事載盛德渭川之竹不足簡終南之木不足軸夫訓人至於禮義曰德安人免於阡危曰功德者上賞於上下頌於下長老孜孜願刊于石以予學於舊史來即我謀且維與人編戶與人爲伍與人出入與人

言語知風俗之淳弊識政化之原本屬詞媿文書事蓋實詞曰
五代相韓七葉侍漢及我聖朝亦生邦翰大道無形貞蠱以幹含
章不耀在割能斷情僞萬端吾道一貫帝選賢尹無以易張金印
紫綬京兆之章佩我鳴玉冠我兩梁天子休命拜首以將寬而愛
人立滅暴強明明天子哀此南畝將息西入遂覲東后我教我訓
我鎮我守茫茫三秦則罔罅口守死以義徇生不苟王曰外弟視
人不佻何以寵之手書以詔何以問之賜衣而朝俾人華胥致君
帝堯刻石作頌永世彌昭

唐衛尉卿洪州都督張公遺愛碑頌并序 崔祐甫

今天子終諒闇易月之期不言既言之日詢于師保輔弼之臣曰
將以國之明燭震下土俾兆人康又有道哉四臣曰莫如擇賢而
司牧之雖欲不理不可得也上曰用賢何先四臣曰莫先於幽遠
蠻貊之邦爲急也即日命玉人遽以制書就拜衛尉卿兼洪州都
督張公爲御史中丞廣州刺史嶺南節度經略觀察等使既踰月

而遽屈于洪洪之耆老嫠惇商販漁釣百類千品周聲奪魄于野
于塵咸曰寧取我裳而裂之寧取我廩而焚之父也天只胡爲奪
我之君中丞受命而南舟不及汎馬不及秣國人懷慕之罔極曰
清塵遠矣君不顧矣鬱陶之思何用哉盍用於揚名頌德乎故吏
兵曹參軍張擢法曹參軍豫章縣令鄭鋒建昌縣令盧惟瑾新吳
縣令鄔賁州人東治府果毅劉容者壽喻乾相等討論之衆僉曰
允於心曰自昔爲政者知清之可以長人也而清者稀豈不欲清
欲牽之也欲之所行不廉不儉爲之舟輿也清之不立肆奢崇貨
爲之鑽鑿也於是撤其帷帳薦薦之具便於身悅於目者二百餘
物歸之有司減其俸錢稍食月幾十萬實於軍府此皆前政之所
督觀而封已者我則推而遠之於是公儀之義申平仲之規見矣
二之日謀於衆曰昔曹參去齊以獄市爲寄以爲擾於獄者輕重
人之命煩於市者耗擇人之生苟鞭笞折揚之無度侵牟肆奪之
不改是國家以章綬印璽毒蒼生也豈致理哉於是平百貨之貴

賤議刑罰之等衰使其貪不下殘忿不私逞韓子求環而不可使
人袒背而無傷夫然噬嗑之象成行葦之恩溥矣三之日謀於野
曰不稼不穡民天安仰載馳驅王命所急吾觀是邦農野未闢
傳置未修豈不以使役無期供億失序儻野有餓殍實不如歸亦
諸侯之恥也於是減承城更卒幾三千歸之隴畝而擊柝之守無
闕焉賦豪帶財數百萬賙于館餼而含糗之徒不知也其卒也不
公之吏留以爲廝其財也不法之臣受以潤屋我皆用之於愛人
活國也於是阜藩之望崇多大之儀備矣從政三日州人愛之如
父母承之如松柏夫婦耕織之暇無他懼惟懼公速遷其餘煦嫗
孕育發於中而形於言損其身而益於物可以激積俗慰窮甞者
豈勝道哉祐甫山東鄙人不好妾飾凡所聞見務存實錄故採拾
而書之公名休字祥幽州范陽縣人有晉司空茂先之遠裔也曾
祖汲易州長史祖選幽州固安縣丞考價贈齊州司馬公起家石
亭列將自是爲縣令軍司馬州長史各一入爲天子友儲君臣雖

假以寵名而跡實戎索受命爲范陽節度安祿山判官祿山以大
權大寵外示忠而內謀逆太上皇推赤心而勿疑敢有聞之者死
蹈虎尾犯龍鱗公密言其戎狄豺狼不可厭也當是時也視鼎鑊
如歸焉神之聽之是與正直周旋鋒鏑之下出入寇讎之間而能
終保元吉漸于貴仕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惟張公乎又牧豪
舒潤三州而及此昔張黃門庭珪牧此州甚得人譽張丞相九齡
次之逮府君又有裕焉故邦人有三張之目頌者美盛德之形容
非魯僖公仲山甫不之獲今茲頌曰

昔爲豫章故有循良黃門之善于今不忘爰及丞相亦有烈光我
君戾止是爲三張立廉寶儉無怨無傷郵亭之下宿旅其康四封
之內望歲千箱自春徂夏兮人相慶慶未畢兮聞後命朱轡玉節
兮向蕃禺彼願適兮我望孤君乎君乎若歲大旱其誰見濡

潤州丹陽縣復練塘頌并序

李華

大蜡之祭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先王因流下而導之故曰九

川滌源因迤匯而瀦之故曰九澤既陂以疏天地之氣以利元元
之用崇伯汨五行而殛羽山臺駘章大澤而封汾川洪範首之春
秋載之地有廣狹事無今古大江具區惟潤州其藪曰練湖幅員
四十里菰蒲菱芡之多龜魚鼈蟹之生厭飫江淮膏潤數州其傍
大族強家泄流爲田專利上腴畝收倍鍾富劇淫行自丹陽延陵
金壇環地二百里數合五萬室旱則懸耜水則具舟人懼其害九
十餘祀凡經上司紛紜與奪八十一斷嗚呼曲能掩直強者以得
之老幼怨痛沈聲無告永泰元年王師大翦西戎西戎既駟矣生
人舒息詔公卿選賢良先除二千石以江南經用所資首任能者
是歲十一月二十三日拜前常州刺史京兆韋公損爲潤州聲如
飈馳先詔而至吏人畏伏男女相賀即日上無貪刻下無冤憤公
素知截湖閭壤災甚螟螣臨事風生指期以復羣謗雷動山鎮恬
然中明獨裁文之以禮乃白本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韋公元浦
中丞撫掌愜心如公之謀且曰與利除害得其人而後行非常之

政敢歸叔父公乃申戒縣吏卒徒闢之人不俟招呼拊從役畚鍤
蓋野俊臯成蹊增理故塘繚而合之廣湖爲八十里像月之規儔
金之固水復其所如鯨噀射洶洶隱地雷聞泉中先程三日若海
之彌望灑灑如吞吐日月沈沈如韞蓄風雨所潤者遠原隰皆春
耕者飽憂者泰於是䟽爲斗門旣殺其溢又支其澤沃壻均品河
渠通流商悅真價人勇輸賦遐邇受利豈惟此州每歲萌陰乘陽
二氣相薄大雨時行羣潦奔流水勢所入盈而無傷龍見方雲稼
蒙其渥時前相國彭城公劉尚書晏統東方諸侯平其貢稅聞而
悅之白三事以聞詔書褒異焉彭城公宣命至江南捧詔授公公
率元僚掾史令丞已下至于耆艾西向拜手忻戴皇明人心上感
天降嘉澤如有神祇昭協厥至公正直而和專靜而斷嫉惡宥過
惠人察奸純鈞精堅百鍊不耗伐冰之貴降從士禮詩云靖恭爾
位好是正直宜其享福也吏人入賀公拱而謝之曰尚書劉公觀
察韋公奉行王澤也鄙何力之有焉丹陽令杜孟寅秉公之清白

延陵令李令從如公之愛人金壇令胡玘稟公之成規及丹陽者
壽周孝瓌百姓湯源等拜首而請曰允爲澤允悅也水歸於澤而
澤悅於人百年浸塞而公啓之臣哉鄰哉克諧帝休永代是式三
縣無災若不碣而刻之則王命不揚於厥後後之人無以倚負也
華嘗學古見訪爲頌曰

望云云兮視冥冥鳥閑魚樂葭菼生膏腴利倍起訟爭斯人怨抑
痛無聲韋公正直動神靈百年游淀爲溲清飢者飫兮病者寧詔
書光寵恩霈榮勳然眊瞻復皎明追琢刻頌揚榮馨

高陵令劉君遺愛碑頌并序

劉禹錫

縣內之大夫鮮有遺愛在其去者蓋邑居多豪政出權道非有卓
然異績結于人心浹于骨髓安能久而愈思大和四年高陵人李
仕清等六十三人具前令劉君之德詣縣請以金石刻縣令以狀
申于府府以狀考于明法吏吏上言謹按實應詔書凡以政績將
立碑者其所紀之文上尚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紀者乃奏明

年八月庚午詔曰可令書其章明有以結人心者揚揭于道周云
涇水東行注渠醜而爲三以沃關中故秦人常得善歲按水部式
決洩有時畎澮有度居上游者不得擁泉而顯其腴每歲少尹一
人行視之以誅不式兵興已還滯失根本涇陽人果擁而顯之公
取金流浸原爲畦私開四竇澤不及下涇田獨肥他邑爲枯地力
旣移地征如初人或赴訴泣迎尹馬而占涇之腴皆權倖家勢足
以破理訴者覆得罪繇是咋舌不敢言吞冤銜忍家視孫子長慶
三年高陵令劉君勵精吏治視人之瘼如燠疽在身不忘決去乃
循故事考式文暨前後詔條又以新意請更水道入于我里請杜
私竇使無棄流請遵田令使無越制別白纖悉列上便宜掾吏依
違不決居二歲距寶曆元年端士鄭覃爲京兆秋九月始具以聞
事下丞相御史御史屬元谷實司察視持詔書詣渠上書得利病
還奏青規中上以谷奉使有狀乃俾太常撰曰京兆下其符縣主
簿談孺直實董之冬十月百衆雲奔憤與喜并口謠手運不屑齧

皮揆功什七八而涇陽人以奇計賂術士上言白渠下高祖故墅
在焉子孫當恭敬不宜以畚鍤近阡陌上聞命京兆立止絕君馳
詣府控告具發其以賂致前事又謁丞相請以額血汚車茵丞相
彭原公斂容謝曰明府真愛人陛下視元元無所怙弟未周知情
僞耳即入言上前翌日果有詔許訖役仲冬新渠成涉季冬二日
新堰成駛流渾渾如脉宣氣蒿荒漚冒迎耜釋怨開塞分寸皆如
詔條有秋之期投鍤前定孺直告已事君率其寮躬勞俸之烝徒
謹呼奪襪而舞咸曰吞恨六十年明府雪之擿奸犯豪卒孰施爲
嗚呼成功之難也如是請名渠曰劉公堰曰彭城按股引而東千
七百步其廣四尋而深半之兩涯夾植杞柳萬本下垂根以作固
上生材以備用仍歲旱沴而渠下田獨有秋渠成之明年涇陽三
原二邑中又擁其衝爲七堰以析水勢使下流不厚君詣京兆索
言之府命從事蘇持至水濱盡撤不當擁者繇是邑人享其長利
生子以劉名之君諱仁師字某彭城人武德名臣刑部尚書德威

之五代孫大曆中詩人商之猶子少好文學亦以籌畫干東諸侯
遂叅幕府歷尹劇縣皆以能事見陟率不時而遷既有績于高陵
轉昭應令俄兼檢校水曹外郎充渠堰副使錫朱衣銀章計相愛
其能表爲檢校屯田郎中兼侍御史幹池鹽于蒲錫紫衣金章歲
餘以課就加中執法人爲循吏理財爲能臣一出于清白故也
先是高陵蒙被惠風而惜其捨去發于曾懷播爲聲詩今采其旨
而變其詞志于石文曰

噫涇水之逶迤漑我公兮及我私水無心兮人多僻錮上游兮乾
我澤時逢理兮官得材墨綬移兮劉君來能愛人兮恤其隱心旣
公兮言旣盡縣申府兮府聞天積憤刷兮沈痾瘞劃新渠兮百畎
流行龍蛇兮止膏油遵水式兮復田制無荒區兮有良歲嗟劉君
兮去翱翔遺我福兮牽我腸紀成功兮鑄美石永信詞兮昭懿績

蘇州嘉興屯田紀績頌并序

李翰

禹平九土溝洫之功大棄粒蒸人稼穡之務重自古有國家未嘗

不率由斯道底慎其業故登平足以厚生殖禍難足以定凶災未
有易此而能理者自羯戎亂常天步多艱兵連不解十有四年因
之以飢饉重之天札死者曝露亡者惰游編版之戶三耗其二歸
耕之人百無其一將多於官吏卒衆於農人古者八家爲鄰一家
從軍七家從之猶曰興師十萬內外騷動不得操農桑者七十萬
家今乃以一夫家食一伍一餘子衣一卒師將不立人將不堪此
聖上所以旰食宵興求古今令典可以濟斯難者莫出乎屯田廣
德初乃命相國元公昌其謨分命諸道節度觀察都團練使統其
事擇封內閑田荒壤人所不耕者爲其屯求天下良才善政以食
爲首者掌其務屯有都知羣士爲之都知有治即邑爲之官府官
府旣建史胥備設田有官官有徒野有夫夫有任上下相維如郡
縣吉凶相恤如鄉黨有誅賞之政馭其衆有教令之法頒于時此
其所以爲屯也雖天子命之股肱贊之至於宣上命齊下力經地
域制地事辨土宜均土法簡穡器修稼政陳三壤之種而敬其始

考九農之要而成其終則都知之職專達其事焉詎可以非其人
哉浙西觀察都團練使御史中丞兼吳郡守贊皇公王國大賢憂
公如家慎擇厥官以對明命浙西有三屯嘉禾爲之大乃以大理
評事朱自勉主之且楊州在九州之地最廣全吳在楊州之域最
大嘉禾在全吳之壤最腴故嘉禾一穰江淮爲之康嘉禾一歉江
淮爲之儉公首選於衆獨當其任有寬簡惠和之德知艱難勤儉
之事政達乎本智通乎時仁愛足以結下機權足以成務嘉禾大
田二十七屯廣輪曲折千有餘里公畫爲封疆屬於海濱其畎澮
達于川求遂氏治野之法修稻人稼澤之政芟以殄草剔以除木
風以布種土以附根頒其法也冬耕春種夏耘秋穫朝巡夕課日
考旬會趨其時也勤者勞之惰者勗之合耦助之移田救之宣其
力也下稽功事達之于上上制祿食復之于下叙其勞也至若義
感於內誠動於中徇國忘家恤人猶已野次露宿單食瓢漿盡四
體之勤趨一時之役大寒栗烈而猶執鼓鼓盛暑赫曦而不傳車

蓋如登高去梯與之死生投醪均味忘其飢渴然後知仁義之政必見於耕穫井田之法可施於甲兵夫如是人將竭其力地將盡其利天將與其時自替皇爲郡無凶年自朱公爲屯無下歲元年冬收入若干斛數與浙西六州租稅埒朝嘉厥庸授廷尉評公又稽氣授時如前代法有白雀集于高豐屯廩蓋大穰之徵也屯官某乙等聚而稱曰初公爲屯人有二懼焉邑人懼其暴屯人懼其擾今溝封犬牙而不相侵疆場日履而人不知方舟而上以饋師旅此功及於國也登量而入以寬征稅此德加於人也古者智效一官政修一鄉猶歌之詠之手之足之況朱公之績如此其大者乎遂相與斲琬琰表阡陌南陽太守豈專刻石之功桐鄉嗇夫終踐大農之位其辭曰

茫茫九區陽九躔災丘荒札瘥田卒污萊天步未移連師滿野不耕不穫仰食于下嗷嗷遺人餬口饋軍帝曰予憂爰立其屯且戰且耕古之善經辟師肅祇王命是聽嘉禾之田際海茫茫取彼榛

荒畫爲封疆朱公莅之展器授方田事旣飭黎人則康我屯之稼如雲漠漠夫位棊布溝封綺錯朱公履之勸耨趨穫稂莠不生螟螣不作歲登億計征寬稅薄息我蒸人遂其耕鑿我屯之庾如京如坻嘉量是登方舟是維替皇獻之達于京師飽我六軍肅將天威畎距于溝溝達于川故道旣堙變將爲田朱公濬之執用以先浩浩其流乃與湖連上則有塗中亦有船旱則漑之水則泄焉曰雨曰霽以溝爲天俾我公私永無飢年公田翼翼私田蕤蕤不侵其畔不犯其穡我倉旣盈爾廩維億屯人熙熙邑人怡怡不擾其務不干其時我無爾暴爾無我欺我有官屬朱公訓之我有徒位朱公恤之我有衆役朱公卒之我有徵功朱公序之起於田中印綬纍纍何以況之福祿如茨何以久之刻篆于碑

唐天台山新桐柏觀之頌

并序 崔尚

天台也桐柏也代謂之天台真謂之桐柏此兩者同體而異名同契乎玄道無不在夫如是亦奚必是桐柏邪非桐柏邪因斯而談

則無是是無非非矣而稽古者言之桐柏山高萬八千丈周旋八
百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一中有洞天號金庭宮即中右弼王子晉
之所處也是之謂不死之福鄉養真之靈境故立觀有初強名桐
柏焉耳古觀荒廢則已久矣故老相傳云昔葛遷公始居此地而
後有道之士往往因之壇址五六厥迹猶在洎乎我唐有司馬練
師居焉景雲中天子布命于下新作桐柏觀蓋以光昭我玄元之
丕烈保綏我國家之永祉者也夫其高居八重之一俯臨千仞之
餘背陰嚮陽審曲面勢東西數百步南北亦如之連山峩峩四野
皆碧茂樹鬱鬱四時恒青大巖之前橫嶺之上雙峯如闕中天豁
開長澗南瀉諸泉合漱一道瀑布百丈懸流望之雪飛聽之風起
石梁翠屏可倚也琪樹珠條可攀也僊花靈草春秋互發幽鳥清
援晨暮合響信足賞也始豐南走雲嶂間起剡川北通煙岑相接
東則亞入滄海不遠蓬萊西則浩然長山無復人境揔括奧秘鬱
爲秀絕包元氣以混成鎮厚地而安靜非夫神與僊宅僊得神營

其孰能致斯哉故初構天尊之堂晝日有雲五色浮靄其上三井
投龍之所時有異雲氣入堂復出者三書之者記祥也然后爲虛
室以鑿戶起層臺而壘土經之殖殖成之翼翼綴日月以爲光籠
雲霞以爲色花散金地香通玄極真侶好道是遊斯息微我練師
孰能興之練師名承禎一名子微號曰天台白雲河內温人晉宣
帝弟太常馗之後祖晟仕隋爲親侍大都督父仁最唐興爲朝散
大夫襄州長史名賢之家奕代清德慶靈之地生此仙才以爲服
冕乘軒者寵患吾身也擊鐘陳鼎者味爽人口也遂乃捐公侯之
業學神僊之事科籙教戒博綜無所遺窈冥夷希微妙詎可識無
思無爲不飲不食仰之彌峻巍乎其若山挹之彌深湛乎其若海
夫其通才練識瞻學多聞翰墨之工文章之美皆忘其所能也練
師蘊廣成之德睿宗繼黃軒之明齋心虛求將倚國政侃侃然不
可得而動也我皇孝思維則以道理國協帝堯之用心寵許由之
高志故得放曠而處逍遙而遊聞練師之名者足以激厲風俗睹

練師之容者足以脫落氛埃以慈爲寶以善救物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允所謂名登仙格迹在人寰奧不可測已夫道生乎無名行乎有情分而作三才播而作萬物故爲天下母脩之者昌背之者亡故爲天下貴況絕學無憂長生久視也哉道之行也必有階也行道之階非山莫可故有爲焉有象焉瞻於斯仰於斯若舍是居教將奚依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玄門旣崇不名厥功朝請大夫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台州刺史上柱國賈公名長源有道化人有德養物嘗謂別駕蔡欽宗等曰且道以含德德以致美美而不頌後代何觀乃相與立石紀頌以奮至道之光其辭曰

邈彼天台嵯峨崔嵬下臨滄海遙望蓬萊漫若天合呀如地開煙雲路通真仙時來顧我練師于彼瓊臺練師練師道入玄微喻日安坐凌霄欲飛興廢靈觀練師攸贊道無不爲美哉輪奐窈窕茫茫通天降祥保我皇唐如山是常

唐故中嶽體玄先生潘尊師碑頌并序

陳子昂

尊師業尚冲密勤慈幽深理心事天所保唯音絕聖棄智不耀其光故真感冥期珍圖秘學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若乃崇標曠迹遐情遠意志摩青雲蓬視紫闥高宗每降鑿輦親詣精廬尊師身不下堂接手而已每歎曰大丈夫業於道不能投身霄嶺滅景雲林而疲痾此山以煩世主吾之過乎遂欲東求蓬萊孤舟入海屬天皇敦篤斯道祈款逾深躊躇山隅絕策未往旣而金華有命鑣轡遺區於戲昔姑射有神人堯輕天下崆峒有至道軒屈順風玄真高蹤萬古同德何其盛哉尊師有弟子十人並仙階之秀然鸞姿鳳骨眇愛雲松者唯賴川韓法昭河內司馬子微皆稟訓瑤庭密受瓊室專太清之業遺下仙之儔谷汲芝耕服勤於我蓋歷歲紀也始尊師受籙於茅山昇玄王君王君受道於華陽隱居陶公陶公至子微二百歲矣而玄標仙骨雅似華陽夫借真蹈真鍊景遊化者其心必有類乎昭等永惟尊師靈迹洞業高深邁古而棄世往矣其若之何乃斲石幽山勤頌玄德其辭曰

觀元化兮求古之列仙得瑤圖與金鼎信元符之自然神與道而
惟一天與人兮相連苟精守以專密必駕景而凌煙丹丘不死兮
羨門子黃宮度世兮吾體玄體玄之至德兮洵淑美沖心養和寶
元始初學茅山濟江水乃入華陽洞天裏道逢真人兮昇玄子授
以寶書青台旨令守崧山玉女峯雲棲窮林今五紀聖人以萬機
爲貴而我以天下爲累聖人以大寶爲尊而我以天下爲煩是以
冥居於喂螺寄遺迹於軒轅有唐高宗兮天子之光好道樂仙兮
思彼雲鄉千旌萬騎兮翠鳳凰遨遊汝海兮箕山陽朝拜白茅夕
紫房齋心絜意緬相望祈問玉真及玉皇何以得之受天昌黃庭
中人在子身窈窕冥冥精甚真去汝驕氣與滯神勤能思之道相
親遂解形而遺世乘白雲而上賓弟子不知其所往乃刻石以思
真

長明燈頌并序

高邁

离婁之目處闇室或不能覩燈處之皎如也澄公之掌在玄夜或

不能照燈在之了如也故大雄氏以方便力救黑暗界藉其光誘
其人佛所以有然燈名法所以有傳燈義大抵長明燈是其蘊乎
夫日主晝太陽之精中則昃昃則沒我長明燈不沒月主夜太陰
之精滿則虧虧則盡我長明燈不盡日月尚爾況小光小明哉要
自積苦爲海舉足見溺積邪爲山舉手見礙竟不髣髴之或髣髴
之不克成就之言之可爲長歎我邑中有俊傑主此然燈精進成
就於寶融寺經藏院且夫蘭炷爇火吾見其盛未見其微也鐵盆
盛膏吾見其增未見其減也一籠而四時長花滿室而終歲不夜
人見之者一作禮眼蒙利再作禮心蒙爽心眼自相照了内外由
是洞徹然則終日見燈未嘗見燈終日不見燈未嘗不見燈夫達
觀者乃如是也意者不獨於此直上照一天二天乃至三十三天
無門不闢恒沙善人由茲而入直下照一地二地乃至一十八地
有獄皆開多劫罪人由茲而出若然者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
不可思量邪我長明燈實相功德亦復如是邁三數年內願銘頌

之間迫賤事未構斯文一朝染目疾朦朧而不自審從何得也遂
夢神人語邁曰子於長明燈其有負乎邁應聲而寤寤而起起而
作頌明日目愈頌曰

見外燈長明見內燈長明萬惡自光中滅萬善自光中生不見一
燈百千萬億燈乃至於無窮不見一人百千萬億人歸之於大同
空則是色色即是空弟子作頌允執厥中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一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二

頌戊 摠五首

吳興姚

鉉

纂

祠祀三

旌儒廟頌 并序

賈至

陝州鐵牛頌

少華山佑順侯碑頌 房翥

監牧二

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碑頌 張說

岐邠涇寧四州八馬坊碑頌 郗昂

旌儒廟頌

賈至

觀象考曆本乎元辨方正位稽乎極體元御極莫先乎教教之大
莫大於儒旌儒有祠我新典也昔秦滅義軒之制廢唐虞之則大
搜學徒竭索儒黨懷書捧檄者鱗集麀至然後罪九流之異論尤
百氏之殊術無辜殺身有道併命寃骸積於坑谷流血染於泉壤

蹈仁義而死者不可勝紀開元末天子在驪山之宮登集靈之臺
考圖驗記周覽原隰見鄉名坑儒頽漸猶在慨然感亡秦之敗德
哀先儒之道喪強死千載遊魂無依乃詔有司是作新廟牲幣有
數以時饗祀因祀命鄉號曰旌儒人神和悅怨氣銷散於戲秦皇
帝以神武邁古并吞六合掃天下以一篲芟羣雄如衆草建官罷
侯大權在已自軒轅以降平一宇宙未有若斯之盛也夫戡亂以
武守武以文文以正崇武以權勝秦皇知權之可以取不知正之
可以守嚮使天下既定守正崇儒導六經之謨訓用三代之文質
則唐軒盛美湯武弘業不若也觀夫坑儒焚書之意乃欲蓋先王
之能事竊作者之鴻名黜衆耳以前聞逞私欲於當代此儒之所
忌也秦之所志悲夫儒以恭儉爲宗秦則疲弊生人極力宮室儒
以道德柔遠秦則竭耗中國勞師四夷儒以宥過議賢秦則刻法
峭刑賊霄諫輔儒以述先好古秦則師心徇智播棄典墳夫如是
則秦不得不滅儒不得不坑事使然也今天子矯覆車之前軌崇

明祀於後葉秦之所廢我之所興斯區夏無疆之休子孫萬代之
福也昔武王封比干之墓則招諫之道勸矣晉文表絳上之田則
志過之名立矣漢高護信陵之冢則尊義之風著矣未若激揚大
教廟食衆賢上以興天地之經次以存顛覆之鑒下以絕厲災之
眚建一祀而三德具焉鯁臣不敏敢獻頌曰

於維先王設教崇儒作訓六經爲代典謨降及夫子三千其徒載
揚清風文在茲乎天喪斯文道有通塞寔生暴秦反道背德竊善
攘譽師心徇惑焚書坑儒萬古悽惻牢落千祀微茫九原驪山之
北坎窞猶存草樹無顏秋雲晝昏時聞夜哭知有冤魂帝在華清
登高訪古愍默頽漸悲涼榛莽上感亡秦覆車遺武下哀羣哲饗
祀無主爰降嘉詔聿脩清祠饋之牲牢奠酌以時幽幽廟門肅肅
靈儀冥寞求食長無餒而粵自漢初迄于隋閏亦有令主尊儒尚
訓闕典罔崇斯文莫振昭昭神理長懷幽憤我后濬哲聰明文思
敷弘大教咸秩神祇鬼無妖災人不癘疢俾爾蒼生富壽無期小

臣作頌敢繼刪詩

陝州鐵牛頌并序

乾象元地勢坤稽謀惟觀察孰見元善利物純陰騰而不仁坤順爲牛或剛克以殊用彼見於陝郭者其陰騰歟其剛克歟寓精堅強壯趾慎固內習坎窞外形端倪居于道周敦兮若樸謂爲首匪如山之狀謂用角匪如栗之象曾覽古史罔徵其由深不可識孰知其故吾將本自然歸神功豈謀人力役鬼傭哉東臨周畿西盡虢略載厚地而莫聳拒長河而不崩向使非神或微憑子之力則城復隍矣人其魚乎乃詢耆耆聽輿誦僉曰此之鎮其日固久人由是怙恃物由是生資嘗欲掘地及源以觀其微在徒執用大臻于茲橫縻林縷四進雲鍾尋下體之極達純陰之精其於退諸泉而入于穴俾圍木靡拉懸緇絕繼旣致乃穿其見如初五丁力拔而不及方舟鎖曳而奚可虎無所措其爪猛焉能噬兵無所容其刃投豈皆虛鑣鑣行人無住莅下當函關之路望若隨仙俯桃林

之墟時得歸獸若以匹敵必於其倫則長蛇遶閭風而周巨鼈負蓬萊而抃可明徵矣且察內以外觀遠以近在端銛而末固未可量也亦何知不磅礴數州之間日用有迷其力矣夫能利於物帝之念擇善而爲臣之忠是以我國家咸秩無文發天使以祀我明牧謀始有作招墨客以頌頌者誦也容也誦令德昭厥容翼穆如清風敢刊之貞石頌曰
杳冥精兮混泮氣凝爲伏牛載厚地巨靈西掌屹巖巖長河東流汧沸涓堅立不動神之至層城固護人大庇德合無疆其可旣昔人無述今之是志

少華山佑順侯碑頌并序

房鄴

上嗣位九年以宗室弄兵皇居失守大駕東狩至于華嶽明年同華連帥大傅許公罷藩邸兵復諸子位正皇儲立母后朝廷又安中外咸若又明年宮闕復就乘輿反正封少華佑順侯崇祀也始者內兵橫起右輔搔然警蹕難追宗社不復扶持關輔徒爲局鑄

抗表奉迎莫迴天睭公即馳單騎詣行在所肉袒徒跣雪泣上言
曰廟主不行陵寢不告蒼黃順動莫知攸往況西無正名之伐東
異省方之行南征無復國之期北濟乏召君之慮華當關右不遠
王畿未虧巡狩之名免負出君之恥可以爲百辟會朝之地諸侯
輸貢之府地雖不廣足以助供億兵則非衆足以備扞禦時也謹
論確然宸心不返宣問往復至于再三嘉謨不聽忠言不納大事
將去羣心恟然關內諸侯惟公獨任非神啓聖不能釋明主之疑
非神祐忠不能壯純臣之節既而上察公之志不可奪也諒公之
言必可復也由是天迴日轉龍起雲從乃睭是邦因駐清蹕上復
交泰之道下無疑閒之憂內難既夷外兵以息皇嗣之不正者濱
于五紀今則因公以正之坤儀之不定者殆乎百稔今則因公以
定之君臣以協父子以親夫婦以倫有國之大本也公一舉而得
之豈筆舌所能論哉咸以公仗順討逆神實佑之佑順之封非神
莫尸璽書爰來牲幣以告是命下客書石誌之鄰耳目奇功縑緙

具美授簡執筆略無愧辭姑錄許公貞順之誠少華保佑之實以
明報神以勸事君至於極天鎮地之崇固國經邦之力降神生賢
之運僊峯靈掌之奇嶽有舊封國有常祀今茲紀述故不復云頌
曰

惟華之始因山以紀蓮峯東秀終南西峙少華居中不封不紀歲
在景辰暴兵中起天子震驚蒙塵旅次豈無近藩諸侯莫至惟我
許公聞風奮臂一騎迎鑾六龍迴轡行朝有亭行廟有位宗戚以
歸兵戎以弭爰立母后始正皇嗣乃君乃臣乃父乃子家國大倫
禮無違事社既啓侯封亦明祀金天之毗佑順之美乃刻貞珉永
證惇史

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之碑 并序 張說

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閑爲一廐馬二百一
十六應乾之策也六廐成校五良一駑是之謂小備校有左右閑
成十二合月之道也駑馬三良馬之數凡三千四百五十六是之

謂大備秦并一海內六萬騎之國馬盡歸之帝家則周制陋矣漢孝武富文景儉局之積雄衛霍張皇之勢勒兵塞上廩馬有四十萬匹及東漢魏晉國馬陵夷不可復逮武帝時矣後魏胡馬入洛蹴蹋千里軍陣之容雖壯和鑾之儀亦闕大唐接周隋亂離之後承天下征戰之弊鳩括殘燼僅得牝牡三千從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太僕張萬歲葺其政焉而弈世載德纂修其緒肇自貞觀成于麟德四十年間馬至七十萬匹置八使以董之設四十八監以掌之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幅員千里猶爲隘狹更折八監布於河曲豐曠之野乃能容之于斯之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張氏中廢馬官亂職或戎狄外攻或師圍內寇垂拱之後二十餘年潛耗太半所存蓋寡開元神武皇帝登大寶受靈符水瑞感而河龍出星精應而天駟下二年春帝乃簡心膂善畜之將卜福佑宜生之長俾領內外閑廐使焉即開府霍國公其人也公名毛仲姓王氏開元佐命之元勳東國亡王之後

裔四伯輔禹與治水之謨四七興漢在經星之列清明虛受察含冰鑑籌謀先覺慮出蓍龜竭無私之忠而善歸天造輸不懈之力而玄同日用故得騰躍風雲攀附日月策功第一承恩莫二庭羅魏絳之鐘鼓第賞京邑之山林文馬蕃錫於晉侯御衣亟分於韓信庶姜如玉則降榮彤管衆子垂髻則抱拜朱第聖人之見也必猶爾爲之四顧而滿志聖人之不見也乃恤然若無與樂其天下仲尼所謂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夫處其身則立無跂正也視而還端也聽無聳誠也言無遠慎也國有憂未曾不感國有慶未嘗不怡其御下則明利害之鄉阜財求之務使之趨善而避害懷德而畏威身不離於闕庭令遠行於坵牧亦有不學而暗合於古未更而懸辨其事然其從政必問於遺訓而資於故實者也若夫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敬其本也日中而出日中而入焚原燎牧除辱豐廐時其事也絜泉美薦瘠涼棧濕翹足而陸交頸相靡宣其性也攻駒教駢講馭臧僕刻之剔之羈之策

之就其才也不反其性故親人樂藝節樂如舞之心自生不窮其
才故闔扼驚曼竊轡詭銜之態不作爾乃舉其神異則望駟駮駮
褭乘黃茲白來儀外廐至伎內櫪朝刷閭風夕洗天泉聖皇一馭
長壽萬年別其種類則有妍蹄繁鬣小領遠志曰龍曰駮曰戎曰
驥差其毛物則有蒼白驪黃駢紫驪皇騅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駮
足固不畢有元年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匹初有
牛三萬五千頭是年亦五萬頭初有羊一十一萬二千口是年乃
亦二十八萬六千口皇帝東巡狩封岱嶽輦輅旣陳羽衛咸備大
駕百里煙塵一色其外又有閑人萬夫散馬千隊骨必殊貌毛不
雜羣行如動地止若屯雲百蠻震聳四方扑躍威懷紛紜壯觀揮
霍迴衡飲至朝廷宴樂上顧謂太僕少卿兼秦州都督監牧都副
使張景順曰吾馬幾何其蕃育卿之力也對曰帝之福也仲之令
也臣何力之有因具上其狀帝用嘉焉霍公口無伐辭貌無得色

朝髦庠齒歆以多之於是明威將軍行右衛郎將南使梁守忠忠
武將軍行左羽林中郎將西使馮嘉秦右千牛長史北使張知古
左驍衛中郎將兼鹽州刺史鹽州監牧使張景遵隴州別駕循武
縣男東宮監牧韋衡都使判官果毅齊琛摠監韋績及五使長戶
三萬一千人僉曰自開府庇我十三年矣畜有婉息人無乏匱克
狀帝心莫匪嘉績且如停西南兩使六頓人夫藁穀計八十萬工
圍石以息人約費其政一也納長戶隱田稅二萬五千石以儉私
肥公其政二也減太僕長支乳酪馬錢九千三百貫以窒隙止散
其政三也供軍筋膠十萬七千斤以收縮繕工其政四也蒔苜麥
苜蓿一千九百頃以芟蓄禦冬其政五也使監官料舊給庫物新
奏置本收分其利不喪正錢二萬五千貫以實府宜官其政六也
賈死畜貯絹八萬往嚴道市僊僮千口以出滯足人其政七也五
侯長戶數盈三萬墾田給食糧不外資以勤農卻輓其政八也敢
問羣牧之事孰能加於此乎然則稱伐計功前典所貴上以美聖

主擇才之得人下以贊忠臣受任之盡節未以道官屬承風之成
事竟以示後代昭前之令聞是四烈者不可廢也既而大君有命
舊史書功吟詠瓌竒篆刻金石秦汧眇眇尚想非子之風魯野區
區猶傳史克之頌試從此而觀彼夫何足以言哉頌曰

皇天考牧兮聖之君四十三萬兮馬爲羣
蹙沂渭兮垣隴阪飛黃
阜兮昆蹄苑山崆峒兮水嗚咽泉噴玉兮草汗血聚如花兮散如
雪性既馴兮才亦絕維國家之大事駕時龍兮祭天地和鑾發兮
文物備維皇帝之七德揔戎馬兮威萬國彩髦翻兮金介胄有霍
公之掌政擇張氏之舊令天王駕兮仗黃麾太僕驂兮展輅儀舞
月駟兮蹀重螭神僮兮態權竒騏驥溢野兮牛羊日多子孫榮
位兮恩寵如何頌皇靈兮篆石鼓萬斯年兮羣王府

岐邠涇寧四州八馬坊碑頌并序 郤昂

垂象者玄上昭乎天殿天駟體玄者聖下列乎庠人校人騏稱其
德亦已遠矣願言馬之志曾有意乎粵若乾道爲良坤元利牝駒

從渥水駿發中廬屈產貴其能鳴鴈門多其美脊豈止宗生冀北
族施汧西而已哉自相土運其天機孫陽明其骨性秦贊泣其前
後許衛詳其色毛悲伐在其股膺寒管議其脣齒麻朝訾其頰脰
女厲辨其目眸昔軒轅得之過寒門穆滿得之遊崑崙周王得之
平東鄰漢帝得之定西秦我高祖得之四尺至我開元得之五輅
備敢問毛蟲三百六十其誰力多於是乎夏殷以還經傳莫紀周
制廋馬始頒厥官凡十二閑馬三千四百五十六始皇吞并寓內
六萬騎之國馬盡歸秦漢武大脩佳兵崇飾戰馬至四十萬匹是
多乎哉自魏及隋天下騷動勞疲死轉數不足徵我有唐之新造
國也於赤岸澤僅得牝牡三千匹命太僕張萬歲傍隴右馴字之
四十年閒孳婉成七十萬六千匹屬張氏替職圉師敗官馬之教
駟日失其序逮開元初唯得二十四萬匹至十九年復成四十四
萬匹今之盈縮亦不甚過上耕籍之明年命我邠公典斯馬政公
齊其飲食視其良駑瘡芻疥涼網惡去害天子以公有伯翳宜生

之德爰錫土田日碑善養之功真堪宰相即召公入掌三事外司
百揆調飪鼎實緝熙帝繇夷吾果理於高後咎單謀暢於伊尹帝
曰若予邠之後亮采惠疇僉曰元祐帝曰俞咨祐汝作小司空兼
攷牧圉李公言成允令才實允宗恪居本朝能率大憂載習載步
穉之秣之䟽穢鎮浮受剽聽訟匪燒匪剔斯馬斯材荷天之寵未
可涯也判官尚乘奉御長孫勗壽安尉賀蘭弼華陰主簿常異並
心懸規鏡家韞賜書投刃靡全應機立斷侶昌門之駮乘行翼聖
僊諧子況之能官坐登卿相有原迓浦非大而何雅所謂愷悌君
子干祿愷悌信矣先是國家以岐山近甸鹵土晚寒寧州壤甘涇
水流惡澤茂豐草地平鮮原當古公走馬之郊接非子犬丘之野
度其四鏡分署八坊其五在岐其餘在三郡保樂第一蘇忠王之
甘露第二劉義尺之南普潤第三田敬董之北普潤第四邵業監
之岐陽第五李行守之太平第六馬慶尹之宜祿第七魯歡領之
安定第八李仙正之八人者或折衝禦侮或果毅昭戎射馭不違

始終惟一支命朝散大夫都苑摠監韋績摠以統之韋公敢行利
物克壯遠猷悉心效官盡瘁事國口占諸吏躬親百爲攻特執駒
禁蠹驅蠶撫蘇趣馬慰薦扈人陳損益以示其方明賞罰以防其
慢立封準以程其課均衆寡以節其宜告之以畏威申之以誘掖
曰善而筐蠶畝而瓔纒除而茲翦而蓋偕當循爾職制無使我馬
玄黃抱公絕私匪怒伊教君子曰韋公之懷下如此欲辭福祿得
乎人從話言馬賴調豢將蕃其類必謹其初故春祭房星尊祖也
夏祭先牧尚養也秋祭馬社敬乘也冬祭馬步存神也然後時其
出入偵其肥羸一其種性殊其阜樞旌別淑慝無相奪倫試言夫
名且曰獻狀其名則汗血山子桃驂綠耳金喙騰黃騶吾吉光蒲
梢啓服野糜娥鹿白蟻雞斯蜚鴻母兒遺風騾裏茲白鐵離項王
之騅符主之駟栢氏之驄晉侯之駮魏公絕影唐國驪驪劉之的
顱呂之赤兔其狀則八尺之戎七尺之駮六尺之驕三尺之果下
文臂花肩陰脣白顛掘腕作足昆蹄素懸縞形如練紫目如電有

駝有駉有翎有驪騭駘異羣驪駟亦分散如摘錦聚若屯雲若迺
審其容貌觀其尾鬣司其正骨鑑其回毛膺爲宜桀肘爲咸陽幹
爲第方背爲闕光水火又明城郭又張逸躍翹陸趁趨踴顧陞齷
齷草降阿飲沓駉而翔馭而走如龍如鬼或寢或叱羈至特立仰
鳴俯噴威儀變態不可談詳田事孔昭軍容大備有馬如此何憂
乎戎由是判官長上果毅都尉成公雅貞尹承順兼諸察吏及四
郡齊人八坊長戶因雜然相與謀曰自天子亭育我邠公覆露我
李公司牧我韋公悞休我君臣同德其利博哉若不毛舉數事指
敕大較雖隸圉之後將不食吾餘且保樂者隋石門馬坊也其舊
制褊狹多歷年所棟折榱摧墮填塹甘露先置在九成苑外土
良藂美不迨苑中今茲數公得請于帝有詔令新保樂徙甘露所
云坳葺許用正錢今則量抽掌閑供飼國馬數內商摧納其資課
迴給工人計一歲省庫錢七百貫有奇以約財埤國其利一也甲
令曰諸坊馬每年四月十一日停料野放今則以三月中候陽崖

墳盈春草先長便停橐穀俾逐川原計一歲減菽粟四千石其秬
三萬圍後來年之用以隨時預蓄其利二也八坊管田一千二百
三十餘頃析置十屯密邇農家悅來租墾王在京邑則稅其生芻
天旋洛師乃藏厥嘉實歲中收貯二萬五千石薪蒸倍之以妥毗
盡地其利三也又綠馬所須羈絆翦刷黼黻畚帚油藥灌劑之物
又隄滌除之器比年皆旁勞州縣長度公錢誅求無時不給其用
寔以承弊人多懼憂今則權差夫丁率自采造成二萬六千五百
三十石升枚具歲中省百姓供費三千貫以柅煩激惰其利四也
內廩馬每年有瘠者病者老者疲者擇其不任者以頒諸坊則必
餒之艾之行節之俟其跳梁俟其充膺而後入之以內廩起廢
其利五也是五者有仁人焉有王政焉何獨師古始爲成憲則知
從邠公之教可以阜從李公之法可以經從三判官之幹蠱可以
事事無留從韋公之譽譽可以孜孜不怠古者有勞於國則紀之
有功於人亦紀之里克賦在垆之頌燕公篆鹽牧之作吾從二史

臣之後安敢墜於斯文其詞曰

天王乘玉兮德至山陵澤馬于島兮屢惟休徵君命臣力兮庶績
其疑八坊載就兮畢來斯昇岐山之下兮田疇好涇水之將兮多
嫩草繚垣墉兮積芻橐天馬來兮從東道羣紫燕兮駢綠蛇骨象
竒兮歸帝家毛御風兮蹄踐雪舉籥雲兮低噴沙旣伯旣禱兮無
裁害有駸有容兮真沛艾編身朱鬣兮又白顛睨影長鳴兮聲造
天今安匹兮龍為戎吾君馭兮壽千年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二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三

贊甲 摠六首

吳興姚

鉉

纂

帝王一

唐武宗皇帝真容贊 李德裕

將相功臣四

凌煙閣二十二勲臣贊 呂溫

三賢贊 司空圖

白題寫真贊 裴度 張荊州 畫贊 呂溫

庶官一

右丞徐公寫真贊 獨孤及

唐武宗皇帝真容贊 并序

李德裕

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御極之五載氣應天和德感人心朝廷
四方咸一於政風雨時若蝨螟歲息銷蓬宇為休氣驅戎狄為懷
人北荒堅昆重譯而至厥有窘代憑阻弄兵陸梁韋顧旣伐夙沙

智

自縛武功既成休德昭明前古未聞百王莫致之事皆歲蕤於圖
謀矣皇上以爲大禹叙九疇敬五事豈不曰貌恭則莊視明則正
予欲作績傳照審其儀形且夫聖人潛心於天以通神明先定其
神而萬物理矣昔之訪具茨期姑射在此而已況乎廣成之戒抱
一玄元之去多欲予所貴道良爲是矣豈眩夫係風之言竒彼淖
冰之術從僇佞之所珍遺堯舜之令名哉於是圖經素寫良金擬
鑑形於止水若凝視於清鏡五彩旣彰穆穆煌煌居列仙之館近
玄祖之光蓋以昭燕翼之謀顯丕承之德矣臣聞古之至聖必有
竒相是黃熊之瑞應於龍體赤精之符協於圖表頎然而長文王
所以王天下也體貌多竒漢高所以威海內也然則績事之微
極於惟肖至於天光晬清日華明潤非可圖也庶髮髯焉末臣奉
詔敢颺言曰

唐運中興天授大君軒耀其武堯煥其文北伐檢狁漠朔无氛西
伏堅昆稽首稱臣稷生壺關盜起河汾沈機先物雄斷解紛克定
羣慝竟全大勳八表旣寧萬機益勤爰命采績載模天真崑閬仙
岑峻極秋旻蓬瀛白日光照清晨涵育如天尊嚴若神輝赫網緼
爲龍爲雲聖作物覩禎祥以臻宣光乃孕虞熙載甄政建中和金
聲玉振大階旣平廟器乃陳化下以德持盈以仁四瀆宗海衆星
拱辰億萬斯年藻朗日新

凌煙閣勳臣贊二十二首并序

呂溫

我二后受成命撫興運輒坤軸撼乾樞鼓元氣而雷域中騰百川
而雨天下雷收雨霽如再開闢蕩焉與太極同功貞觀十七年太
宗以功成治定秉爲而不有之道讓德于祖考推勞于羣臣念匡
濟於艱難感風雲於疇昔思所以攄之無窮乃詔有司擬其形容
圖畫於凌煙閣者二十有四人蓋象乎二十四氣之佐天昭勳德
也昔者舜以五臣致理周以十亂反正高祖以三傑作漢光武以
二十八將中興若夫錯綜勳賢牢籠今古雄四代而高視者其惟
聖唐乎至若唐昔公劉渝公之倫探元符建帝圖首戴神堯舉晉

陽而活天下此則大禹之拯溺也魏鄭公以致君爲己任諫若不
及蹇蹇左右秉心宣猷此則咎繇之颺言也虞永興糾合羣儒旁
求百代明備王禮克諧帝樂使我大國煥乎其有文章此則夷夔
之制作也長孫趙公舉大義除二兇安宗廟定社稷以振我不赫
無疆之休此則周公之匡救也英衛受天勇智雄武佐聖鼓行海
內麾定四方此則太公之膺揚也房杜玄機朗識並運帷幄神發
響效謨成天功此則蕭何之指蹤也子房之決勝也尉遲秦程剛
毅木訥氣鎮三軍力崩大敵匹馬孤劔爲王前驅此則吳漢之樸
忠賈復之雄勇也其餘皆棟棟殊材黼黻異制儔諸古烈罔有慙
德皇王之際於斯爲盛其始也文爲經武爲緯智斯作忠斯述其
末也大不偏小不過退者全來者達控而縱之使自用之推而引
之使自盡之不設籠檻以觀遼廓之致不頓韁鎖以極權奇之變
執一德而衆力展懸大信而羣情竭高祖聚之以義太宗用之以
道高宗終之以仁傳聖萬代享其功利此非盛歟昔陸機袁宏爲

晉人而歌功於漢魏作者猶或稱之況乎遊聖代觀國光目睨凌
煙而頌聲不作某不揣賤劣有斐然之志輒盡所蓄各爲讚一章
上以見王業之艱難中以明聖賢之相須次以朗前哲之光韻末
以聳後人之誠節侯君集張亮負勲跋扈自陷大逆敢沒其名用
彰天刑使伐勞懷貳者懼春秋之義異姓爲後故以河間元王爲
贊首云

河間元王孝恭

太極構天本由一氣大人創業資我族類堂堂河間仁勇是經通
駿有聲爲唐宗英暴隋天亡羣盜猖狂我伐用張時爲哲王武有
烈光爲爪翼肺腸經綸八方自南徂東晏海澄江平蕭統使父兄
帝天下化家爲邦用竭爾力寵臻其極言不伐色不德以遜以默
柔嘉惟則佐高祖建大勳如周旦奭與太宗守大成如漢間平宜
君宜王盤石無疆

房梁公玄齡

梁公先覺龍卧待君長彗流光掃天布新義師雷興公躍其鱗杖
策千里來謁帝闈婉婉梁公實懿實聰實光實融羽義翼忠若鸞
若鴻大風動地儒服從容靜運宵中弛張折衝左右太宗夷屯廓
蒙定高祖功告武成翊開太平我雖忘勞時靡有爭網羅遺賢
推轂羣英王不韜輝蘭無沈馨飛鴻出冥振鷺在庭濟濟多士太
宗以寧公無事矣闕袞有補惟仲山甫經營四方方叔邵虎大邦
鈞軸至則委汝閑居台輔撫默自處亦莫敢侮高朗令終嗚呼
梁公

杜葉公如晦

穆穆葉公奇姿粹靈蘊元和氣為大國楨乘時恢能唐室大開故
人相攜有公與房梁公同直上太階更為陰陽迭作日月佐明四海
贊育萬物王度是欽如王如金德音悃悃萬有千古永稱房杜如
周中甫

魏鄭公徵

堂堂魏公崇節大志喬榦直聳摩天自致遭風雲時得霸王器一
言委質有死無二撫我則后各盡其志嘗事李密沈浮變通龍戰
既息皇建其極俾補袞職其繩則直諤諤疑疑危言正色保太宗
德弼違替否日月不蝕黜漢霸雜行周王道人或言秉德不撓
與封德彝禮興樂崇德合道豐保合大和昭明有融起四年中復三
代風言出化成神哉厥功尹躬佐商有恥于湯公以其志匡飾聖
唐為唐宗臣致唐無疆永式萬邦

長孫趙公無忌

趙國之先發祥朔土乃祖乃父受天之祜為天下母有子而賢為
唐宣輔聖賢同氣千載一覩丕顯趙公允文允武克忠克仁實有
大勲高祖受命太宗歸尊翼翼乾乾恪居于藩羣孽亂嗣爭窺神
器鴻業將墜公揭大義一匡天地人到于今家受其賜帝將傳聖
爰有顧命汝忠汝誠莫與汝京與我聖子守唐太平公相高宗有
太宗遺風刑措財豐八荒來同和氣大融妖星襲月禍起中宮公

將正之以王帝躬武氏謀位力屈羣邪誠阻天聰黜非其尤令問無窮

唐莒公儉

歲寒陰凝冰雪皚皚有鳥擇木先陽春來誰歟莒公王佐之材閒運未開登潛龍臺代萬姓請命與天為媒扶龍而興振起雲雷權輿帝圖經始唐基始覆一簣勃焉巍巍易失者時難知惟幾知幾其神莒公元勳

劉渝公政會

河出崑崙來潤中夏連山合沓橫擁其派巨靈勃然手擘太華決流東注功並造化粵我聖唐將舉晉陽帝命是將往拯溺于四方亦既載旆亦既秉鉞強兇當路王威高拒不得發渝公慷慨感義激節用奇制變大事立決雷奮霆越天衢八達則莫我敢遏如巨靈破山河勢始豁赫矣渝公與神齊烈跡如仙掌炯炯不滅

李衛公靖

有隋之末羣盜熾藝帝怒震發五星從太白煥照參野將有聖人兵定天下金精下射猛毅感激李公矯矯從此奮跡躍于中原王者則獲壯士不死初公不利於我帝欲戮之稱唐威載赫帝曰汝傑致天之罰手付金鉞俾往式遏不庭則殺如騰發如火烈烈摧枯爍雪應鼓如截遠若荆巫險若江湖強若匈奴莫不率從莫不震恭車書混同氛祲蕩空衛侯之功效功則維何威明惠和策勇駕智長驅仁義仁義曠蕩帝王之將萬古曷瞻鐵山巉巉詔築墳闕

李英公勳

橫流莫極大亂無象英公傑出應運為將與楚楚霸與漢漢王天時人事隨我所向長蛇縱蠱狂東據河洛焚焚封豕健來濟同惡號吼連聲如雷如霆萬里震驚時維英公諒我太宗斬豕以鉞取蛇于穴羣穢殄滅乃定九鼎乃開明堂奄有大邦金甲同光告成于王太宗獻捷于高祖與勳皇業用昌帝命英公北伐獫狁雷鼓

殷殷旄頭幾殞掃雲黑山布唐陽春五原草綠不見南牧島夷未
庭天子親征其鋒維英莫拒莫抗是震是蕩破東海浪天下既和
解鞍投戈袞服委他華髮皤皤終始三朝無玷可磨

劉夔公弘基

夔公崢嶸金虎之精應時而生與運俱行摠帝元戎震唐天聲瞋
目張膽前無金城別建龍節中分虎旅啓行萬里乘氣一鼓劔揮
雷霆旆卷風雨先馳咸陽鎮定天府天府既定唐集大命入揚王
庭出權兵柄薄伐獫狁朔風不競徂征島夷東海如鏡義始忠卒
元勲之盛

長孫邳公順德

泰山未明雷鬱幽崖日觀赫開舒爲丹霞昔我太宗賢傑潛屯帝
出于震爛其盈門邳公炳焉實耀其間功參造物謀協先天執爻
前驅捧轂南轅以勞以舊佐命之元

虞永興公世南

英英永興華德素行以文富國以道佐命天下既定爲唐儒宗東
觀石渠始生古風乘精繹思假道書圃驅馳百代出入三古問義
黃心聽堯舜語歸來帝側獻可替否帝告永興與鴻碩之倫闡六
籍三墳建樂章禮文先師是宗於廓辟雍辟雍沈沈天子所臨或
弦或歌講古述今其從八千纓弁森森獬豸鬚或詠德音羽林
孤兒亦垂青襟洋洋聲教無遠不洎日月所照皆成文字鬱開古
始掃蕩澆季實我羣儒成太宗之志英英永興宜曰文懿

尉遲鄂公敬德

洸洸鄂公百鍊龍泉沈翳未宣氣衝斗間佩非其人
大川神武獲焉提之上天天地之內指麾無前熊威虎力隱若敵
國剛毅木訥安劉必勃武德之屯手拔禍根掃除氛昏捧出日月
耀于天門功成名遂高謝戎事烈烈猛志化爲和氣深地高堂願
性保命屑瓊飲露靜奏清商商爲臣勵事君鄂公之志之仁
不交人事常鍊氣服食奏清商樂以自奉

初事宋躍入

蕭宋公瑀

隋氏不君忠賢莫用桐生朝陽有集惟鳳捨彼頽厦鬱爲新棟路
車玄袞開國有宋武德之暮羣孽內蠹巍巍宋公聳節高步不吐
不茹不來不去屹岫中立爲天一柱從容而言社稷遂安持誠秉
忠光輔二君激濁揚清欲人如身道至廣莫我敢羣境至大不容
纖塵雪山倚空冰壑照人耿介絕倫爲唐貞臣

張郊公公謹

有倬郊公伉伉而貞佚佚而仁實太宗信臣有宗守藩內難未夷
圖之則安捨之則危帝臨安危機以懼以疑以著爲先知是筮是
咨郊公巖然排闥折著抗憤正詞用人事定天意身爲元龜不知
不識順義之則以定社稷郊公之力公之云亡帝念其勤若痛在
身天懷發中哭不避辰君臣之間曷自古未聞

屈突蔣公通

五運相推土火革期隋化爲唐忠臣不知猶驅義徒奮拒王師皆

心誓天摩頸待時人歸有德四海皆叛春日滿川流冰未泮亡家
徇國方寸不亂力屈勢窮排空落翰東南慟哭聲盡魂斷仗忠就
擒萬國瞻漢帝曰爾通古之烈士孝于其親誰不欲子俾侯于蔣
授以師紀感恩不死宣力如彼佐唐扶隋名教之美

高申公士廉

維嶽降神佐唐生申忠貞自天孝友如春德爲邦基仁厚人倫肅
肅雍雍眞王者臣慶因歸妹光延天配文懿皇后出也公婚媾之中雲
龍潛會建公南海廓我無外諒我撥亂弼文開泰邊彼庸蜀荐鍾
澆季文翁之化若掃于地申公攸徂有教無類父子兄弟望風相
媿勃興儒雅大復禮義西南頌聲到今不墜名登元勳理冠羣吏
全材大器於鑠厥懿

殷鄭公開山

温温殷公初若懦夫銅印試吏褻衣爲儒大風驅雲忽與之俱遭
逢眞宰參造化謨天地既闢厥功有赫從王龔行佐帝光宅遠展

驥足高揮鳳翮以永終譽垂于竹帛

秦胡公叔寶

洛汭之役龍戰未決我師與王曲秦公應變臨陣電拔銳氣盡來
我盈彼竭成敗反掌存亡奄忽虎來風壯鼇轉山沒遂作心膂爰
從討伐崩圍陷陣火迸冰裂翕如鷲聲縱若鯨突功成國定萬古
壯骨

程盧公知節

盧公倬然動軼幾先轉禍為福墮秦胡公攀龍上天續翻鵬翼積
風乃聳栢栢將軍大敵則勇雷崩山谷貔虎頓伏麟倒溟波鯨鯢
蹉跎見危而進當死不讓干城三朝身老氣壯

段襄公志玄

襄公虎臣先運而臻謁帝太原許唐與身擁劔駕氣騰風躍雲積
忠累仁光有厥勳建旄北伐細柳宵屯風謐霜凝嚴扃達晨天子
之使駐車軍門陣屯肅章乃外壁安衆秉威此真將軍侁侁栢栢

克壯有聞

許譙公紹

羣動相食血流中原譙公夷陵豺虎為鄰列境連城火炎煙昏皎
其一邦如玉不焚三光忽開萬象皆新誰有天下平生故人公禩
嘗引忠歸誠豹變蠖伸金石之契移為君臣弈弈煌煌為龍為光
元戎啓行大旆央央式遏大江奄征南方恩斯勤斯兩不可忘

三賢贊并序

司空圖

隋大業間房公李公魏公同師文中子嘗謂其徒曰玄齡也志而
密靖也惠而斷徵也直而遂俾其遭時致力必濟謨庸厥後果然
宜有贊激云

三賢志同夙尚儒風以植公忠出遇太宗諷議從容謀厥羣雄君
勞臣惕荒夷阻關百千年社稷

自題寫真贊

裴度

爾才不長爾貌不揚胡為將胡為相一片靈臺丹青莫狀

中書令始興文獻公有唐綬亮之臣也開元二十二年玄宗春秋高矣謂太平自致頗易天下綜覈稍怠推納寔廣若君子小人摩肩于朝直聲遂寢邪氣始勝中興之業衰焉公於是以身爲身社稷自任抗危言而無所避秉大節而不可奪小必諫大必諱攀帝檻曆天階犯雷霆之威不霽不止日月幾蝕卻爲分明虎而冠之不敢猛視羣賢倚賴天下仰望凜凜乎千載之望矣不虞天將啓幽薊之禍俾姦臣乘豐以速致戎詐成讒勝聖不能保禡我公袞寘于侯服身雖遠而諫愈切道旣塞而誠彌堅憂而不怨終老南國於戲功業見乎變而其變有二在否則通在泰則窮開元初天子新出艱難久憤荒政樂與羣下勵精致理於是乎有否極之變姚宋坐而乘之舉爲時要動中上急天光照身宇宙在手勢若舟楫相得當洪流而鼓迅風崇朝千里不足怪也開元末天子倦于勤而安其安高視穆清霈然大滿於是乎有泰極之變荊州起

而扶之舉爲時害動拂上欲日與讒黨抗行于交戟之中勢若微陽戰陰衝密雲而吐丹氣歛耀而滅又何難乎所痛者逢一時事一聖踐其跡執其柄而有可有不可有成有不成況乎差池草茅沈落光耀者復何言哉復何言哉曹谿沙門靈徹雖脫離世務而猶好正直攜其圖像因以示余觀而感之仍作贊曰

唐有棟臣往矣其邈世傳遺像以覺後學德容恢異天骨峻擢波澄東溟日照泰嶽具瞻崇崇起敬起忠貌與神會凜然生風氣蘊逆鱗色形匪躬當時曲直如在胸中鯤鱗初脫激海以化羊角中頽摩天而下無喜無愠亦如斯畫嗚呼爲臣傲爾夙夜

尚書左丞徐公寫真圖贊 并序

獨孤及

侍御史韓公至清以學藝書畫之美聞于天下辛丑歲三月以王事靡盬館于豫章與前尚書右丞涂公同舍於惠明寺之淨室嘗以暇日裂素灑翰畫徐公之貌陳於公之座隅而美目方口和氣秀骨毫釐無差若分形於鏡入自外者或欲擎跽揖讓俯僂拜謁

不知其畫也衆君子嗟歎之不足則言以讚其美某亦繼唱于後
哲匠運思天姿是具假之筆精實以神遇居然成象豁若披霧瞻
仰神鋒如窺武庫婉婉高識昂昂獨步絕頂孤松空波白鷺不犯
之色匪躬之故孰知其化亦在毫素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三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四

贊乙 撫二十八首

吳興姚

鉉

纂

孝子一

二孝贊 李華

古賢四

四皓贊 梁肅

商山四皓畫圖贊 韋渠牟

四皓後贊 李華

四公子贊 潘存實

名臣一

鳳閣王侍郎傳論贊 李翰

浮屠十一

三如來贊 梁肅

西方淨土變相贊 李白

藍田法池寺二法堂贊 張說

誌公畫贊 李白

達磨和尚法門義贊 釋皎然

天台和尚法門義贊

能秀二祖贊

誌公贊

唐人通和尚法門義贊

唐鶴林和尚法門義贊

李居士贊李白

圖畫六

龍馬圖贊

柳宗元

騶虞畫贊

白居易

猊屏贊

畫鷓鴣贊

怪松圖贊

陸龜蒙

金鄉薛少府廳畫鶴贊

李白

鷲鳥一

雙白鷹贊

蘇頌

絕藝一

裴昊將軍射虎圖贊

李翰

雅樂二

霹靂琴贊

柳宗元

琴贊

李白

橋梁一

蒲津橋贊

張說

二孝贊

并序

李華

靈武二孝曰侯知道程俱羅目不覩朝廷之容耳不聞韶夏之聲
足不登齊魯之境所見戎馬旃裘參於夷狄而能生養以孝沒奉
以哀穿壙起墳出於身力鄉人助之者哭而反之廬於冢次號泣
無節侯氏七年矣程氏三年矣根於天性陶我孝理其至乎哉埃
垢積首草生髮間每大漠晨空連山夜寂人煙四絕虎豹與鄰擁
墳椎膺聲氣咽塞下入九泉上徹九天背爛心朽皮枯節斲草木
先秋而凋落景氣不時而凝閉殊鳥異獸助之悲號萬物有極此
哀無窮大哉二子能以孝終始乎語曰孝如曾參不忍離其親生
既不忍歿忍離之哉二子之孝過於曾氏矣昔吳起忍與母盟陳
湯忍匿父喪起謀復楚霸而戮死湯功釋漢恥而囚發神道昭昭
若何無報九州之衆誰非人子踐霜露者聞風永懷士有感一諾
一顧猶或與之死生嘉一草一木猶或爲之歌詠而沉百行之宗

終天之感平華奉使朔陞欲親往弔焉屬河凌絕渡願言不果憑
軾隔川寄聲二孝同爲贊一章敢旌善人以附惇史其文曰
厥初生人有君有親孝於親者爲子忠於君者爲臣兆自天命降
成人倫背死不義忘生不仁愚及知就爲之禮文禮文不能節其
哀繫道德之元純至哉侯氏創鉅病殷手足胼胝成此高墳蔬果
爲奠茅蒲爲茵其奉也敬其生也貧大漠黃沙空山白雲相庭旣
夕松路未晨寇戎接境豺狼成羣夜黑颺動如臨鬼神哭無常聲
迴徹蒼旻風雨漂搖支體鱗皴色慘我蒿聲酸棘薪直斬三年爾
獨終身邑子程生其哀也均顧後絕配瞻前無鄰冬十一月河冰
塞津吾將弔之其路無因寄誠斯文揮涕河濱

四皓贊 并序

梁肅

道可佐皇而隘於帝治是以崆峒箕山之長揖於軒堯也德宜輔
上而偶生霸世則四皓之所以晦明於漢氏也噫周道絕而王澤
涸秦短世而漢維興六合披攘兵不服戢則四公軒軒然鴻飛于

冥時也天下大寶一人攸繫苟蔑嫡崇庶則亂是用長而公僂僂
然俯定儲后權也處則以時出則以權時以全已之道權以安天
下之器得非知幾者歟易謂知幾其神乎四公體之故曰時合道
合時塞道塞生非其時與道消息四公之謂歟贊曰
秦失其鹿豪傑並逐鸞鳳何依白雲深谷英英南山采采紫芝漢
以劔起吾誰與歸栖心化元澹泊無爲禮物雖至先生默而惟彼
貞石確不可轉儲皇不安我德用顯大君是驚惠位是寧四公屈
身天下和平弋者何思鴻飛冥冥

商山四皓畫圖贊 并序

韋渠牟

故人清河房茂長刺商山成簡靜之化曰隱居之類也畫茲圖以
貺予緬乎沉吟想似之不足故爲文以懿之詞曰
煥煥煌煌爲珪爲璋孰光乎不耀之光幽幽深深爲山爲林孰繫
乎不繫之心足知乎虛室生白玄門不關流水去住清風往還豈
比夫稷契在世巢由在山一物有累兩心不閑者哉閑之謂何簪

裾薜蘿本不干我豈云其他熙熙忻忻與時爲春巨漢避秦惟茲
四人于德之鄰不孤其身于礪之濱不迷其津繪事旣素孰知其
故想像儀形念茲丹青曄曄紫芝深谷逶迤俛仰今古空林住時
鳳豈無德鸞皆有羣出處語默商山白雲

四皓後贊

李華

時濁代危賢人去之商洛深山鸞鳳潛飛漢以霸興皇王道衰王
帛雖至先生不歸吾非固然可動而起雍眉皓髮來護太子至尊
動容奪嫡心已四賢暫屈天下定矣返駕商山白雲千里

四公子贊

并序

潘存實

四君當齊楚趙魏之盛門客三千人聞者孰不慕之有未達則孰
不曰一朝富且貴必然嗚呼自四君歿千載之間豈無貴於四君
者豈無富於四君者而然者其誰旣富貴則曰彼四子徒沽名爾
三千之人何爲哉悲夫人之貴也爲身四君之貴也爲人富貴皆
知可及也而富貴之心與貧賤之心不相負者愚則未見其及也

贊曰

四人爲身萬二千人爲耳目四人爲梁萬二千人爲椽桶有危可
平有死可生豈彼威憑寔惟義爭嗟乎人之家或財不自與心不
自是妻不睦夫父不慈子而況乎萬二千士懿哉恨目不覩此

鳳閣王侍郎傳論贊

并序

李翰

論曰王氏之先蓋出於有周自后稷公劉迨乎大王王季以至文
武成康累聖重光以成王業故能卜世三十三年七百天所命也
下及靈王厥德雖衰而天命未改有太子晉者登仙于伊洛之間
其後代子孫遂稱爲王氏考其綿系不亦遠乎旣而姬氏運窮戰
國蜂起有錯爲魏將翦爲秦將咸以武功翊扶霸業宏謀遠略二
國賴焉自秦至漢有吉有駿爲漢代名賢自漢至晉有覽有祥爲
晉室公輔時徐州刺史呂虔檄祥爲別駕虔有佩刀工者相之以
爲三公之器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
相與祥固辭不獲而後受之祥在魏爲司空太尉封睢陵侯晉武

帝踐祚拜太保爵為公年八十餘賜凡杖不朝為國元老祥臨薨以佩刀授其弟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拜光祿大夫封即丘子門施行馬覽生撫軍長史裁裁生丞相始興文獻公導匡輔中興遷都建業元帝倚以宰衡之任而王氏盛於江左矣其正緒也則悅洽珣珉以弘雅清亮重於時其傍枝也則渾戎衍經以曠達夷坦高於物若乃器宇崇邈風鑒昭朗則宋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特進豫寧文侯其人也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則宋侍中金紫光祿大夫開府豫寧忠敏侯其人也開物成務緯地經天則齊中書監尚書令太尉南昌文獻公其人也廉正澄絜恬虛簡潤則梁侍中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南昌安侯其人也美幹英姿通機敏藝則梁侍中金紫光祿大夫五兵尚書南昌章侯其人也博學高才鴻筆麗藻則周內史太子太保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司徒石泉康公其也有典有則如珪如璋則隋安都郡大守石泉侯其人也道韻清穆德徽光劭則太子舍人荆王府司

馬皇朝贈魏州刺史其人也其餘枝分葉散岳峙川流孝範忠規仁聲義烈女嬪帝子男尚王姬公侯保輔之尊令僕卿尹之貴紐龜鳴玉紫蓋朱軒赫奕蟬聯續紛菴謁市朝亟改而無替舟壑驟遷而不易衣冠禮樂百代傳之而比肩人物風流四海望之而延頸豈不美哉雖復魯三桓之子孫鄭七穆之宗族晉之欒范齊之國高張氏之七葉貂蟬楊家之四世台衮石奮石慶恭睿重規胡質胡威清廉疊軌父子儒學相榮與相郁相承兄弟文章陸機與陸雲齊舉未足以延茲家範麗我門輝所謂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盛德必有百世之祀者也善乎郭景純之言淮水絕王氏滅此非其效歟石泉公承積德之基挺舉和之氣鬢亂之歲便能竭力以事親其性純篤率由而至精神朗晤特異常童好學讀書略無懈倦常研味經史雖寢食有所不遑纒及成童已為博達朋侶推薦束髮而就列焉歷仕州郡咸以材能底績既以賢良文學舉又以夙行公方進遂乃昇臺府拜卿僕三典名嶽一佐神州始學之今

得而行之以明察禦姦豪以慈和撫孤弱以謹靖成公務以清白
杜私求珠玉非所寶脂膏不能潤故能所廣者紀不令而行千里
應其言百姓歸其德所謂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者也及其翔鳳池
執螭劍出納王命弼諧帝猷理在將順怡然而奉旨事當進色侶
然而犯鱗常欲興禮制樂簡刑寬政獎儒術抑吏道正風俗厚人
倫乃籛瑗之忠誠史魚之端操孟公綽之不欲季文子之無私羊
興祖之衣惟芻袍公孫弘之食惟粟飯陳寵之奏藁咸削孔光之
温樹不言我之行事立名殆出於數公之右矣由是特爲上所親
倚常以忠賢許之其好古博雅述作無倦遊心於千載之表騁思
於九流之域雖堆棧盈机積訟充庭汗簡懷鈔晷刻無捨所莅之
職由中及外或考其事或相厥上博採前志旁求故實輒加撰錄
無或闕遺至以祖德家聲前言往行追述編紀動成部帙有忠孝
之道焉有禮義之規焉有經邦之則焉有正家之訓焉固可以詒
厥孫謀播乎長世者也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

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又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
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又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
以居之仁以行之詩曰瑟兮僖兮赫兮烜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
兮道盛德至善人所不能忘也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又曰嘉
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若石泉公者可謂備君子
之德矣其爲聖朝輔佐受天之祿也宜哉贊曰
仙緒山賓靈液流津積德累仁生賢清神孝以事親忠以爲臣履
道正身秉國之鈞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

三如來畫像贊并序

梁肅

法王之身有三曰法日報曰應報身從無邊功德生應身依無邊
衆生生法身從如如無有生分別說三其極一貫原夫大道之體
離一切相是其本也積大德施大惠合大道成大身是其報也出
入十界隨所利見如水月鏡是其應也自因至果故不得不有其
報病一切病故不得不行其應應亦名也報亦名也名乎哉其實

相之賓乎經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嘗試思之以爲衆生蓋反佛者也是三相在佛爲三德在凡爲三障一者生死生死即空寂空寂即法身也二者煩惱煩惱即智慧智慧即報身也三者結業結業即解脫解脫即應身也三德成於悟三障成於迷迷而不復也遂自絕於佛乘哀哉予嘗齋心命工裂素作繪聖德之形容可舉目而見見而後思思而後知至知至之路蓋由是矣瞻仰之不足遂爲之贊庶觀者有以三如來不在心外不可以有無心取大哉法體體如虛空不始不終不垢不淨不邊不中是謂涅槃是謂法身諸佛性海是無上正真

右贊毗盧遮那佛

妙哉報體體法而大由清淨功德色無礙德色無礙成實智慧範圍法界盡未來際

右贊盧舍那佛

神造化功萬化无方休有烈光以百億色身播百億國土啓權顯

實或默或語示我寂滅雙林之下

右贊釋迦牟尼佛

三聖一身本无有異恒沙諸佛其道一致衆生唯妄竟妄斯至懸象著明用鑒心地

右摠贊

金銀泥畫西方淨土變相贊并序

李白

我聞金方之西日没之所去中華十萬億刹有極樂世界焉彼國之佛身長六十萬億恒沙由旬眉間白毫向右宛轉如五須彌山目光清白若四大海水端坐說法湛然常存沼明金沙岸列珍樹欄楯彌覆羅網周張車璫瓔珞爲樓殿之飾玻璃馬腦耀階砌之榮皆諸佛所證無虛言者金銀泥畫西方淨土變相蓋馮翊郡太夫人奉爲亡夫湖州刺史韋公之所建也夫人蘊冰王之清敷聖善之訓伉儷義大希拯拔於幽塗父子恩深用薰脩於景福誓捨珍物購求名工圖金創瑞繪銀設像八功德水波動青蓮之池七

寶香花光映黃金之地清風所拂如生五音百千妙樂咸疑動作若已發願及未發願若已當生及未當生精念七日必生其國功德罔極酌而難名贊曰
向西日沒處遙瞻大悲顏目淨碧海身光紫金山勤念必往生是故稱極樂珠網珍寶樹天花散香閣圖畫了在眼願託彼道場以此功德海冥祐爲舟梁八十一劫罪如風掃輕霜諦觀無量壽長放玉毫光

藍田法池寺二法堂贊 并序

張說

法池西三歸院二法堂茲寺長老初上禪師所造也禪師俗姓彭名知至性篤孝執親之喪七日不食微言密行志道探玄究易老莊太一之旨善正書擅鍾王品格其點畫宛秀毫縷必見如折槁荷磨文石筋理灑颯固非人力之所致也中朝名士山藪高尚法流開勝遠近慕焉及晚年專意於禪頌生平藝業脫若遺塵矣常歎曰帝王父母許我出家雨露生成恩惟一揆依如來教創是功

德萬一乎獻福二官潛祐七祖將與一切咸登道場於是三歸堂以長安元年辛丑子月望日癸未立善法堂以開元元年癸丑丑月望日戊辰建禪師母弟仁琬弟子沙門啓疑及沙彌令哲左右斯業實有力焉而作贊曰

三歸堂贊

敬告諸佛子一心清淨觀欲求正真道當從信根入是佛虛空相是法微妙光定慧不相離是僧和合義入空法亦空二空亦復空住心三空寶是名三歸處

善法堂贊

至哉初上人建立善法堂彩翠三世佛莊嚴清淨眼能運無礙心普入於一切見若不染色知若不取識是名真實見亦名解脫知佛觀離生滅諸法等如是

誌公畫贊

李白

水中之月了不可取虛空其心寥廓無主錦幪鳥爪獨行絕侶刀

齊尺梁扇迷陳語丹青聖容去住無所

六贊

達磨和尚法門義贊

釋皎然

我師西來傳乎真訣大輪當路小乘三轍冥冥世人初見日月權
跡有歸光雲不滅

天台和尚法門義贊

我立三觀即假而真如何果外強欲明因萬象之性空江月輪以
此江月還名法身

能秀二祖贊

二公之心如月如日四方無雲當空而出三乘同軌萬法斯一南
北分宗工言之失

誌公贊

大動之地我安其中高景無氛靈鶴在空出生死泥隨物有終弊
形駭俗借績開蒙常攜刀尺精意誰通

唐大通和尚法門義贊

觀淨之筌斯言不住四色蓮花白花為喻應知離相或未圓通吾
師惠心雲開天空

唐鶴林和尚法門義贊

真見之體知而不知性猶無主禪何有支我本圓寂湛而不移筆
來化人慈力所為

李居士

李白

至人之心如鏡中影揮斤萬變動不離靜彼質我斤揮風是騁了
物無二皆為匠郢吾族賢老名喧寫真貌圖粉績生為垢塵從白
得衰與天為鄰儼然不語長存此身

龍馬圖贊 并序

柳宗元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得異馬于河而莫知其形好事者涿
人盧遵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拳髦環目肉鬣馬之靈怪
有是邪居帝閑幾二十年從封禪郊籍鳴和鑿者數十事遇亂帝

西幸至咸陽西入渭水化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于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覩其形不可以不贊

靈和粹異孕至神兮保尾童鬣疏紫鱗兮巍然特出瑞聖人兮理平和樂百禮陳兮鳴鑾在御大路遵兮世尤道悖還吾真兮哀鳴延首渭水濱兮沛焉潛泳旋齋淪兮淵居海遊靈無鄰兮出處孔時類至仁兮嗟爾眾類孰是倫兮進昏死亂阡厥身兮匪馬之慕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騶虞畫贊 并序

白居易

騶虞仁瑞之獸也其所感所食暨形狀質文孫氏瑞應圖具載其事元和元年夏有以騶虞圖贈予者予愛其外猛而威內仁而信又嗟曠代不覲引筆讚之詞曰

孟山有獸仁心毛質不踐生芻不食生物有道則見非時不出三季已還退藏於密我聞其名徵之於書不識其形得之於圖白質黑文猊首虎軀是邪非邪孰知之乎已矣夫已矣夫前不見其往

者後不見其來者于嗟乎騶虞

獬屏贊 并序

白居易

獬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辟温圖其形辟邪子舊病頭風每寢息常以小屏衛其首適遇畫工偶令寫之按山海經此獸食鐵與銅不食他物因有所感遂為贊曰

邈哉奇獸生于南國其名曰獬非鐵不食昔在上古人心忠質征伐教令自天子出劔戟省用銅鐵美溢獬當是時飽食終日三代以降王法不一鑠鐵為兵範銅為佛佛像日益兵刃日滋何山不剗何谷不隳銖銅寸鐵固有子遺悲哉彼獬無乃餒而嗚呼匪獬之悲惟時之悲

畫鵬贊 并序

白居易

壽安令白昊予宗兄也得丹青之妙傳寫之要毛羣羽族尤是所長長慶元年以畫鵬貺予予愛之因題贊云

鷲禽之英黑鵬丁丁鉤綴八爪劔插六翎想入心匠寫從筆精不

卵不鷄一日而成軒然將飛戛然欲鳴毛動骨活神來著形始知造物不必宵冥但獲天機則與化爭韓幹之馬籍籍知名薛稷之鶴翩翩有聲研工覈能較真鬪靈豈無他人不知我兄

怪松圖贊 并序

陸龜蒙

有道人自天台來示余怪松圖披之甚駭人目根盤于巖穴之內輪囷逼側而上身大數圍而高不四五尺礪礪然蹙縮然榦不暇枝枝不暇葉有若龍攀虎跛壯士囚縛之狀道人曰是何物怪如是耶子能辯之乎余曰草木之生安有怪耶苟肥瘠得於中寒暑均於外不爲物所凌折未有不挺而茂者也矧松栢乎今不幸出於巖穴之內脞脆者則礪然其牙伏死其下矣何自奮之能爲是松也雖稚氣初拆而正性不辱及其壯也力與石鬪乘陽之威悲已之軋拔而將升卒不勝其壓擁勇鬱遏空憤激訐然後大醜彰於形質天下指之爲怪木吁豈異人乎哉天之賦才之盛者蚤不得用於世則伏而不舒薰蒸沉酣日進其道權擠勢奪卒不勝其

阨號呼嗷拏發越赴訴然後大奇出於文彩天下之指爲怪民嗚呼木病而後怪不怪不能圖其真文病而後奇不奇不能駭於俗非始不幸而終幸者邪道人曰然爲我贊之贊曰松生蔭隘巖獄穴械病乎不快卒以爲怪擁腫支離神羞鬼疑道人嗟咨筆傳其奇或怪其形或奇于辭自爲怪魁是以贊之

金鄉薛少府廳畫鶴贊

李白

高堂閑軒兮雖聽訟而不擾圖蓬山之奇禽想瀛洲之縹緲紫頂煙赭丹眸星皎昂然佇眙霍若驚矯形留座隅勢出天表謂長鳴於風宵終寂立於霜曉凝翫益古俯察逾妍舞疑傾市聽似聞弦儻感至精以神變或可弄景以浮煙

雙白鷹贊 并序

蘇頌

開元乙卯歲東夷君長白肅脊扶餘而貢白鷹一雙其一重三斤有四兩其一重三斤有二兩皆皓如練色斑若綵章積雪全映飛花碎點所謂金氣之英瑤光之精高髻偉臆長距秀頸奮發而銳

堅剛則厲摩天絕海雷擊颺逝觀其行時令順秋殺指麾應捷顧
眄餘雄當落鵬之賞蔑仇鷄之敵實稀代之尤也皇上祗膺聖圖
欽若王道方寶賢重穀尊儒食艾後宮撤綺繡前殿焚珠玉與王
侯卿士朝夕論思異無所貴輕衛公之好鶴竒無所珍同漢皇之
卻馬畋豈務於馳騁獵以存乎蒐狩未嘗合圍掩羣載羽灑血乃
強不攫而猛不噬矣然以萬方入貢懷其來也三年重譯嘉其至
也故仁爲之心有仁則勇威爲之力有威則重況此鳥猛過於衆
重倍於凡禮於君則勸忠祭於祖則立敬壯其體則用武絳其翼
則成文彼寵而服之鷁也能果榮而戴之蟬也能絜矧乎職命司
寇師惟尚文聞箴刺姦擇善爲吏蓋選士之是式匪從禽之足云
此謂備於圖而傲在位也微臣奉制敢稱贊曰
鷹之大者精明竦峻勁而橫絕雄則遠振錦文素綵珠聯玉潤往
乃奮威將軍所徇鷹之次者勇銳光芒截海而至乘風載揚絡以
紅點文其綵章下韝必中惟吏之良

裴昊將軍射虎圖贊

并序

李翰

世稱裴將軍射虎而不及見駕部郎中兼侍御史滎陽鄭公博物
好古旌能尚藝于裴氏子得其先人射虎圖傳以示予壯哉古今
之未有倫也夫弧矢之用所以服猛除暴而威戎狄故士生則以
蓬矢射四方君立則以五侯選諸侯五侯之正皆飾以熊虎猛獸
之皮象而射之也昭除暴不若也周官曰張五侯則遠國屬射而
中之威不庭也昭昭乎除暴威遠之義蓋射之大端若殺不加有
罪威不及不庭雖有百中之功而無一發之矢穀弓鳥下拾矢獲
號工則工矣是射之末節開元中山戎寇邊玄宗命將軍守北平
州且充龍苑軍使以捍薊之北門公嘗率偏軍橫絕漠策匹馬陷
重圍搖輓轡而百萬洞開驅橐駝而沙場一掃聲振北狄氣懾東
胡稜威大矣而北平連山廣野地實多虎擇肉於人如有飛翼荐
食邊鄙甚於戎夷羣老憂而請焉公於是屏車徒去矛鏃曰賈子
餘勇挺身以餌之眈眈虺虺烈烈騰逝當其威怒也百獸以伏萬

夫莫亢而公馳單騎，毅白羽挑之，使來翼之，而迴從容，返視咫尺，旋翫心，即其度手，張其機，左射右拂，縈之，疊四中，皆沒羽，倒必應弦，毛紛血灑，腋洞心穿，或叱之，而弭伏，或箠之，而卻走，將威有所勝，氣有所全，精專於中，志正於內，故能以一人之力，戰羣虎之命，使鋸牙鉤爪，戢而莫措，雷聲電視，消而不揚，猛摧於柔，衆怯於獨，其爲易也，若獵狐兔，聯鶩鷓，雖有矯牙冠羣，亦垂頭搨尾，應鏑而斃，如此者，凡三十有一矣。其餘窟匿，不敢復出，大漠之南，千里罷局，鳥獸咸若，山川以寧，胡人服藝，畏威不敢，南牧願充，麾下者五百餘人。茲所謂剛猛除暴，而戎夷格昔，漢飛將軍亦爲北平守擊，胡有困辱之事，射虎有騰傷之患，其與將軍神勇，非爲侔矣。鄭公旣寫其圖，俾予贊之，詞曰：

憬彼山戎，噬我封略，有羣者虎，載肆騰搏，邊旻懍懍，若崩厥角，將軍出塞，屏黜車騎，進馬前當，挺身以餌，威有所服，精有所聚，氣全以雄，力果而取，震驚矍矍，矍矍虎反，如鼠威武，相相人反，如虎勁弓，雷

霹長矢，電激中口，穿背貫心，洞腋視如空，皮割若破的，應發連斃，紛紜枕藉，據鞍遙叱，揮箠逆擊，閉目沈冥，喪精擗易，三軍駭呼，萬靈動魄，海波爲騰，塞草皆赤，卞莊俟鬪，方聞兩獲，漢將如飛，幾爲所扼，將軍神勇，冠世超昔，號援未工，飲羽非敵，弧矢之設，以威四方，羣虎旣夷，狄人來降，收闢罷局，山川以寧，至今北荒，猶畏其靈。

霹靂琴贊并序

柳宗元

霹靂琴者，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爲也。姑枯桐生石上，說者言蛟龍伏其窟，一夕暴震，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餘磴然倒卧，道上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超道人聞取以爲三琴，琴莫良于桐，桐之良，莫良于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于火，爲異是琴也，旣良而異，合爲二美。天下將不可載焉。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替辭識其超之石，以著其事，又益以序而爲它傳辭。

曰

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旣良而異，爰合其美，超

實爲之贊者柳子

琴贊

李白

嶧陽孤桐石聳天骨根老冰泉葉苦霜月斲爲綠綺微聲繁發秋風入松萬古奇絕

蒲津橋贊

張說

易曰利涉大川濟乎難也詩曰造舟爲梁通乎險也域中有四瀆黃河居其長河上有三橋蒲津是其一隄秦稱塞臨晉名關關西之要衝河東之輻湊必由是也其舊制橫絕百丈連艦千艘辦脩笮以維之繫圍木以距之亦云固矣然每冬冰未合春洑初解流斯崢嶸塞川而下如礎如臼如堆如阜或挺或棍或磨或切縷斷航破無歲不有雖殘渭南之竹什隴坻之松敗輒更之罄不供費津吏成罪縣徒告勞以爲常矣開元十有二載皇帝聞之曰嘻我其慮哉乃思索其極敷祐于下通其變使人不倦相其宜授彼有司俾鐵伐竹取堅易脆圖其始而可久紆其終而就逸無疆惟休

亦無疆惟恤於是大匠成事百工獻藝賦晉國之一鼓法周官之六齊飛廉煽炭祝融理爐是鍊是烹亦錯亦鍛結而爲連鎖鎔而爲伏牛偶立於兩岸襟束於中渾鎖以持航牛以繫纜亦將厭水物奠浮梁又跡其舟間畫其鷁首必使奔斯不突積凌不隘新法旣成永代作則原夫天意有四旨焉濟人仁也利物義也順事禮也圖遠智也仁以平心義以和氣禮以成政智以節財心平則應諧百神矣氣和則感生萬物矣政成則又文之經矣財節則豐武之德矣故天將儲其禎地將阜其用人將盈其力聖皇之道乾乾翼翼觀藝而無窮詠功而無極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四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五

表奏書疏甲 總一十三首

吳興姚

鉉

纂

尊號二

請土尊號表 韓愈

賀冊尊號表

肆赦一

為桂州王珙中丞賀赦表 令狐楚

政事一

奉天論延訪朝臣表 陸贄

獻事五

為陳正卿進續尚書表 蕭穎士

進渾儀表 張說

為東平薛太守進王氏瑞詩表 高適

進張巡中丞傳表

李翰

為并州長史張仁亶進九鼎銘表

吳少微

配祭一

論郊祭合設皇地祇表

賈曾

教化一

請行禮樂化導三事表

裴耀卿

請削爵一抑損外戚一

為敬暉等論武氏宜削去王爵表

岑義

請抑損外戚權寵并乞佐外郡表

武平一

請上尊號表

韓愈

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七館學生沈周封等二百人狀稱身雖賤微然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天子整齊乾坤出入神聖經營乎無為之業游息乎混元之宮不謀於廷不戰於野坐收翼部

旋定幽都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緊閭神鬼受職地彌天區界軼海外舜之十有二州周之七百餘國章亥所步禹契所書四面輻湊各修貢職西戎之首北虜之渠怛威愧德夫據狼狽收其種落逃遁遠去來獻羊馬千里不絕功既如此德又如彼爰初嗣位首去姦孽隨所顧指應時清寧哀天下之鰥寡釋四海之鬱結左右前後莫匪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用無所誅詰一和以仁由是五穀歲登百瑞時見六府三事惟序惟歌昔者媯皇殺黑龍以濟冀州堯誅九嬰以定下土血兵刻力僅就厥功以方吾君一何遠也堯之在位七十餘載戒飭咨嗟以致平治孔子之聖自云三年有成今自嗣位已來歲有餘耳臻此功德其何捷哉置郵傳命未足以諭以非常之功襲尋常之號以冠古之美屈守文之名臣子之誠闕而不奏天號人稱不滿事實斯亦措紳先生之過也謂臣官居師長不言謂何考其所陳中於義理天人合願不謀而同非臣之愚所敢隱蔽輒冒死以聞伏乞天恩特允誠志令公卿大夫

得竭思慮取正於經以定大號有司備禮擇日以頒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賀冊尊號表

臣某言伏聞宰相公卿百官及關輔百姓耆耆等以陛下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於殊常以昭示於來載陳請懇至于再于三陛下仰稽乾符俯順人志乃以新秋首序今月吉辰發揚鴻休膺受顯冊天人合慶日月揚光環海之間含生之類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體仁以長人之謂元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通之謂聖妙而無方之謂神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先天不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子育億兆視之如傷可謂體仁以長人矣喜怒以類刑賞不差可謂發而中節矣明照無私幽隱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號出令雲行雨施可謂妙而無方矣三光順軌草木遂長可謂經緯天地矣除刻寇盜寓縣清夷可謂戡定禍亂矣風雨以時祥

瑞輻湊可謂先天而天弗違矣國內無饑寒四夷皆朝貢可謂道濟天下矣衆美備具名實相當赫赫巍巍超今冠古方當議明堂辟雍之事撰泰山梁父之儀搜三代之逸禮補百王之漏典時乘六龍肆觀東后微臣幸生聖代觸犯刑章假息海隅死亡無日瞻望宸極心魂飛揚有永棄之悲無自新之望曾不得與鳥獸率舞蠻夷縱觀茹痛銜酸且愧且恥無任感恩戀闕懇迫彷徨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爲桂州王珙中丞賀赦表

令狐楚

臣某言伏奉十一月十日制書南郊大禮畢大赦天下者湛恩龐鴻大號渙汗際天接地孰不慶幸臣某中謝臣聞禘嘗之禮所以仁祖禰也郊社之儀所以尊天地也五帝之前蕢桴土鼓致其敬敬有餘矣而禮不足三王已降金罍玉斝備其儀儀有餘矣而敬不聞秦之增封也覬望神仙漢之郊丘也穰除災害雖無文而咸秩終有廢而莫舉猶可以編在方冊垂其鴻名豈若國家參文質

于六經之中陛下酌損益於百代之後順昊天之成命得黎人之
懽心九穀有年四方無事然後因吉土迎長日成池屢奏太族登
歌萬靈識周旋之位百神知饗獻之節雲散而柴燔高達風清而
蕭鄉遠聞信大報之無私亦玄鑒之不昧臣當時集軍將官吏僧
道百姓等丁寧宣示訖惟天之意莫遺於微細如日之輝不隔於
幽遠頑豔知感鬼神懷柔何者刑莫大於成獄陛下捨之罪無輕
重恩莫深於延賞陛下推之澤及存歿行道求志敢於直言者既
許以親覽觸綸望網屏在遠方者又移之近郊減來歲之新租昭
其儉也棄比年之逋債弘諸仁也念勲臣而樹勲者益勸尊有德
而不德者知慙賜羸老有粟帛之優禮神祇無牲幣之愛此所謂
幽室盡曉枯條徧春雷雨作而蟄蟲昭蘇風雲行而籠鳥飛舞率
土臣妾不勝大慶況臣蒙被恩澤獲齒生類會守遠郡阻窺盛禮
徘徊天外目與心斷無任抃躍之至謹遣突將王清朝等奉表陳
賀以聞

奉天論延訪朝臣表

陸贄

臣某言賊泚遁誅尚穴宮禁陛下思繼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
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儒尊慕行義荷陛下知己
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
喜怒上虞誠缺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
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羣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
通雍鬱之情弘採拔之道自獻荅奏迨茲彌旬不聞施行不賜訓
詰未審宸旨以爲如何如昧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由辭理蹇拙不
能暢達事情悽悽血誠復願披瀝頻煩黷冒豈不慙惶蓋犬馬感
恩思效之心睠睠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
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爲人情者聖王之田理道所由生也
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
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
者莫測於易象其列卦也乾下坤上乃爲泰乾上坤下則曰否其

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乃爲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也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其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於己人必怨而叛上矣其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爲舟喻人爲水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居人之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誠不可不畏

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之德則曰稽于衆捨已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而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而慮益微功愈高而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汝無休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背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亡詩曰惟彼不愼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人卒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智足以拒諫

言足以飾非言恥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跡鑑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相應以類影響不差故不則而象之敬而畏之乎自秦漢暨于周隋其間將歷千載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爲異跡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多同於善則功歷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殊臣請復爲陛下粗舉近效之尤章者以辯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俾日月英略施於百勝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爲慮夙興聽理日旰三勞公卿迭進廷奏庶務評議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待侍臣咨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

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懋德懲違觸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每召宰輔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即箴規得一善必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伏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之於理道可一日不接乎高宗初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爲有貞觀之風兼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怠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滯遠中官之威柄潛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危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間皆嬖倖亂朝忠義不達玄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克已從諫尊用舊老廣採羣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服不敢干

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成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趣利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爲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衆有讜言切議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諫曹以頌義爲奉職法吏以識旨爲當官司府以厚斂爲公忠權門以多賂爲問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迴天之淫禍機熾然燄燄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爲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鯁之拂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乎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之略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輟食廢寢洞啓城府推心與人豁披曾襟忘已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雖時經艱屯而衆不離析理尚寬大務因循而重改作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

事時亦宣諭德令課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含以容默性本仁怒事多弘讓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逸辯邁絕人倫武略雄圖牢籠物表憤積習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自久浚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將務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論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列對使臣別延宰輔旣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故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觀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

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人萌乎安汰今陛下將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鑑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因則何以孚聖懷揚令聞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斯義輒以獻聞自爾以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臣惶怖死罪謹言

爲陳正卿進續尚書表

蕭頴士

臣某言林莽介賤幼而強學竊聞諸大易之說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察乎變者立德以貞其象感其化者立言以贊其功故太極列三階五緯於上聖人著三墳五典於下至哉文乎天人合應名數指歸之大統也今之言文字者始於太昊徵訓典者本於唐堯振頹綱者孰若漢朝興盛言者莫如聖代

是則太昊朕之軒轅章之唐堯祖之虞舜述之漢高作之光武維之祖宗開之陛下固之臣愚以爲太昊至於我高祖太宗軒轅至於我開元聖文神武皇帝陛下稱廣運者四代繼成功者四君咸宜昭布睿典光熙德政矣則伏羲創文籍黃帝立史官太古淳與權輿朴略至陶唐氏而後大備故孔子美之曰堯之爲君也煥乎其有文章由是叙帝王之書首唐虞之典於堯則曰欽明文思於舜則曰誕敷文德文之時義大矣哉夏商已後得弗及舜仲尼雜目其書不爲典言未能察變成化比唐虞之際也何則夏之興也泣辜殊於至理殷之興也慙德乖於雅樂周之興也謂武微於盡善其不爲帝典宜矣凌夷僭亂以暨暴秦剗亂墳籍瞽瞍兆庶王者之風殄矣生人之道窮矣天之未喪斯文也帝道復興於漢家數百年間而憲章具舉夫其推步律曆帝堯分命之典也增修封禪帝舜時巡之義也約三章之法以正咎繇之刑班四時之舞以續后夔之樂臣竊觀三代之作貽範垂訓體國綏人雖載祀延長

德澤深遠皆因循轍迹故弗易其事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未有鍾七雄交戰之末繼六籍焚如之後帝
典缺而更張淳風醜而再洽若大漢者也且義帝之喪三軍編服
異夫湯武放弑其君矣諸呂之亂浹辰底定異夫羿浞之驟移其
祚矣中興之盛華戎率服異夫吳楚之僭竊其名矣夫如有漢
之美固可以比肩虞后千載一時之運歟曹馬已還曾何足擬四
分五裂朝成暮敗其間雖晉平吳蜀隋舉陳國混并未幾危亡荐
及法令不足以禁齊人聲明不足以垂後裔其於帝道踈矣又况
乎南遷淮海北起獯戎者邪茲又二朝之不若也臣聞乾道運行
否終則泰上帝有以輔文明之哲后表光宅之休期必將乘喪亂
之極繼驅馳之運故有周之末禮樂崩壞連橫合縱俱非正朔則
秦氏略定而漢代以興在晉之亡寓縣崩析南吳北虜各擅名號
隋氏削平而聖朝以此行天意一也不然何秦隋二葉而亡也如
彼唐漢一家之盛也若此於赫盛唐正百王之闕思文陛下光五

聖之嗣啓運應期之符弔人代罪之義制禮作樂之本郊天禪地
之位萬庾三登之穰河清海晏之瑞舞七旬而殊俗格歌六律而
薰風至故以騰子妙而絕景挹媯郊而高議矣又何東晉後魏梁
陳周齊之足道哉誠宜詔史臣敷帝載炳唐虞之故實黜商周之
遺制矣漢氏已略之於前皇唐復曠之於後臣實惜焉知而不述
臣子之罪也臣實愚淺竊不自揆敢緣聖朝稽古之道陛下文思
之德耕牧解暇輒復若書討尋載籍于茲一紀今謹上續尚書一
部凡若干篇卷始有漢二典次我唐二典以續夫前書堯虞之典
也其餘文景明章之後魏晉宋齊已還南訖有陳北起元魏歷周
隋洎夫高氏以至聖朝揔一十二代詔策章疏頌歌符檄忠臣之
正議武士之權謀類而刊之次以年代以續夫夏商秦魯之篇也
臣聞古者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舉其大略前書之議備矣孔聖沒
而微言絕暴秦興而挾書罪雖戰國遺策舊章駁亂於縱橫漢臣
著記新體互約於表志其道末者其文雜其才淺者其意煩豈聖

人存易簡之旨盡芟夷之義也昔文宣修五帝之書究三王之季臣性非天縱學異人師稟生何幸親逢聖代此皆文武聖皇之遺旨臣愚曷足以知之何者臣嘗伏讀貞觀實錄昔太宗因聽政之暇觀覽尚書謂侍臣曰朕每庶希唐虞亦思公等齊肩稷契又曰今數百年外讀我國史豈獨窺兩漢哉臣故知有漢之功業與我唐之代理俱可以繼夫唐虞之盛也伏惟陛下玄德昭升至仁廣被乃二十一年正月制曰有勵精一心共興玄化俾蒼生登於仁壽天下還於淳樸愚臣緬述太宗之旨伏惟陛下之詔固宜取類於三代之間也勒成帝典不亦宜乎陛下睿思雄飛宸章間發質文一變風雅大興臣聞水之細者江海假其深材之短者棟梁資其峻陛下必謂臣所著小有可觀賜以召見闕庭一垂試問臣採撫之外亦以學文縱不能光揚盛美猶庶乎細水短材之益則聖人之含容大矣微臣之誠願畢矣

進渾儀表

張說

臣聞迎日授時莫先於曆象先天成務必歸於製作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建中立極緯武經文至德難名神功莫測於是定曆成歲立象考天紹唐堯欽若之典遵虞舜璿王之義上皇能事於斯備矣臣書院先奉勅造游儀以測上曜盈縮去年六月造畢進奏又奉恩旨更立渾儀臣等准勅令左衛率府長史梁令瓚檢校創造於是博考傳記舊有張衡陸績王蕃錢樂之等並造斯器雖渾體有象而不能運行事非經久旋亦毀廢臣今按據典故鑄銅爲儀圓以象天使得俯察上具列宿赤道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運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別立二周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轉一市日行一度月行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行市仍置木櫃以爲地平令儀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晦明朔望不差毫髮又立二木人於地乎之上前置鐘鼓以候辰刻每一刻則自然擊鼓每一辰則自然撞鐘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鈎鍵交錯關鎖相持轉運雖周而遲

速各異周而復始循環不息陰陽不能逃其數度分不能隱其時究天地之幹運極乾坤之變化斯皆上稟聖謨旁獲神助臣等愚思非所能及望錄付史館宣示百寮使知告成之功迥超前古無任勤懇之至謹隨表上進以聞

爲東平薛太守進王氏瑞詩表

高適

臣某言符瑞之興實由王政歌詩之作本自國風伏見范陽盧某母瑯琊王氏性合希夷體於靜默精微道本馳騫玄關旁通天地之心預紀休徵之盛去景龍二載撰天寶迴紋詩凡八百一十二字循環有數若寒暑之遞遷應變無窮謂陰陽之莫測誠其子曰吾沒之後爾密記之當逢大道之朝必遇非常之主則真圖之製便可上言君親之義不違犬馬之誠斯在臣早識其子常與臣言星霜屢移書奏仍闕以歲月滋久旨趣幽微沈吟耳目之前倏忽禎祥之後伏惟皇帝陛下乘道御極乃聖興化參日月之並明一乾坤而同德梯航萬里爭飲淳和之風臣妾四夷盡歸仁壽之域

今陛下務於道道可盡平法於天天實長久是知與道齊運比天同休無疆之徵乃在茲矣則天授之美其可替乎章句粲然所謂沒而不朽者也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昔漢幸甘泉且昧神君之語周窮轍跡徒稱王母之謠豈若迥出名言高懸響像應皇王之丕命運宮商於景福且夫靈芝嘉禾以草木之瑞者黃龍丹雀以禽獸之瑞者猶能揚光帝載標榜頌聲方之真圖彼未爲得特望編之史策列在樂章則陛下先於天而聽於人也臣才術淺劣謬忝藩條曾微涓塵以荅萬一恒馳北極每切子牟之戀遙奉南山願效封人之祝云云

進張巡中丞傳表

李翰

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育死事之孤或親推轎車或追建封邑厚死有以慰生撫存有以荅亡然後君臣之義貫以生死激勸之道著於存亡君所以不遺於臣臣所以不背其君君恩臣節於是乎立伏見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生於昌時少習儒訓屬

逆胡構亂凶虐滔天挺身下位忠勇奮發率烏合之衆當漁陽之鋒賊時竊據洛陽控引幽朔驅其猛銳吞噬河南巡前守雍丘潰其心腹及魯吳十萬之師棄甲於宛葉哥舒以天下之衆敗績於潼關兩宮出居萬國波蕩賊遂僭盜神器鷓峙兩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羣師遷延而不進列郡望風而出奔而巡獨守孤城不爲之卻賊乃撓出巡後議置江淮巡退軍睢陽扼其咽喉前後拒守自春徂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少擊衆以弱制強出奇無窮制勝如神殺其兇醜凡九十餘萬賊所以不敢越睢陽而取江淮江淮所以保全者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病摧鋒陷堅俾三軍之士噉膚而食知死不叛及城陷見執終無撓詞顧叱兇徒精貫白日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伏以光天文武大聖孝皇帝陛下聰明文思睿哲神武提一旅之衆復配天之業賞功褒節大賚羣臣遂贈楊州官及其子此誠陛下發德音之美也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切痛之今臣敢取十倫以議巡

過以塞衆口惟聖聰鑒焉臣聞人稟教以立身刑原情而定罪故事有虧教則入道不列刑有非罪則王法不加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今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析骸而裹非本情也春秋之義以功覆過咎繇之典宥過宥刑故大易之戒過惡揚善爲國之體錄用棄瑕今衆議巡罪是廢君臣之教絀忠義之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善過惡揚錄瑕棄用非所以獎人倫明勸戒也且逆胡背德人鬼所讎朝廷衣冠沐恩累代大臣將相從逆北肩而巡朝廷不登坐宴不與不階一伍之衆不假一節之權威肅義旅奮身死節此巡之忠大矣賊勢憑凌連兵百萬巡以數千之衆橫而制之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賊若因江淮之資兵彌廣財彌積根結盤據西向以拒王師雖終於殲夷而曠日持久國家以六師震其西巡以堅壘扼其東故陝鄜一戰而犬羊北走王師因之而勢勝聲勢纒接而城陷此天意使巡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巡死也此巡之功大矣古者列國諸侯或相侵伐猶

有分災救患之義況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乎巡所以固守者非惟懷獨克之志亦以恃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乘其本圖非其素志則巡之情可求矣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在周典之三宥其一曰宥過失故語巡之忠則可以敦世教議巡之功則可以繫中興原巡之情則可以宥過失昔夫子制春秋明褒貶齊桓將封禪略而不書晉文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蓋以匡戴之功大可以掩僭禪之過也今巡蒼黃之罪輕於僭禪興復之功重於匡戴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聖人之訓昭然可徵臣故謂巡者足可以爲訓矣臣又聞罰不及嗣賞延于世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今巡子亞夫雖受一官不免飢寒之患江淮旣巡所保戶口充完臣謂宜封以百戶俾食其子臣又聞強死爲厲遊竟爲變有所歸往則不爲災巡旣身首支離將士等骸骼不掩臣謂宜於睢陽城北擇一高原招魂葬送巡并將士大作一墓而葬使九泉

之冤猶思效命三軍之衆有以輕生旣感幽明且無冤厲亦國家志過旌善垂誠百世之義也臣少與巡遊巡之平生臣所知悉今巡死大難不覩休明惟期令名是其榮祿若不時紀錄日月寤悠或掩而不傳或傳而不實而巡生死不遇誠可悲焉臣敢採所聞得其親覩撰傳一卷昧死獻上伏惟陛下大明在上廣運臨下仁遐之德洽于艱難有善必紀無微不錄儻以臣所撰編列史官雖退死丘壑骨而不朽臣翰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爲并州長史張仁亶進九鼎銘表

吳少微

臣聞鼎者夏后氏作羣牧貢金遠方圖物備諸山澤以禦魘魅厥後嗣德昏亂鼎遷于商夏之寶也杞不足徵殷旣有之又患失之周德休明神寶不墜百代可繼伏惟陛下光大而當之若乃崇貴之器金玉之鼎鎔首山發睢上列太廟序明堂克明靈命以奉上帝非愚臣所敢議臣聞禮之興也始諸飲食故先王之制曰舉九鼎蓋筠藥淳熬澄瀝膏餌御九州之美順四時之和臣所以征縻

比金敢貢新鼎夫有器必有名臣竊見九州同迺述九號夫永昌
天中所以基皇周也長安及岐所以紀靈瑞也武興建都所以光
帝開也禮曰觀禪云云所以美升中也少陽載青所以翼儲德也
東原底平所以廣封植也江都淮海所以肆朝宗也江陵作鎮所
以制荆蠻也成都奧區所以遏珍貢也夫此九者誠不足掄衍鴻
休昭振方統庶覩者美其所稱知有由作微臣朽老不達有慙歌
頌塵八命之寵章負中軍之重任匪躬厥獻伏表流汗其九鼎銘
謹敢列上謹遣某官某奉鼎以聞臣某 云云

論郊祭合設皇地祇表

賈曾

臣詳據典禮謂宜天地合祭謹按禮記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
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傳曰大合禘然則郊之與廟俱有禘
祭禘廟則祖宗之主俱合於太祖之廟禘郊則地祇羣望俱合於
圓丘以始祖配享皆有事而太祭異於常祀之義禮大傳曰不王
不禘故知王者受命必行禘禮虞書曰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肆

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則受命而行禘禮
者也言格于文祖則餘廟之享可知矣言類于上帝則地祇之合
可知矣且山川之祀皆屬于地羣望尚徧況地祇乎周官以六律
六呂五聲大合樂以致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人又云凡六樂者
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此則禘郊合天神地祇人鬼祭之樂也三
輔故事漢祭圓丘儀上帝位正南面后土位亦南面而少東又東
觀漢記云光武即位爲壇於鄗之陽祭告天地採用元始故事二
年正月於洛陽城南依鄗爲圓壇天地位其上南向西上按兩漢
時自有后土及北郊祀而此已於圓丘設地位明是禘祭之儀又
春秋說云王者一歲七祭天地合食於四孟別於分至此復天地
自常有同祭之義王肅曰孔子云兆圓丘於南郊又云祭天而地
配此亦郊祀合祭之明說唯鄭康成不論禘當合祭而分昊天上帝
爲二神專憑緯文事匪經見又其注大傳不王不禘義則云正
歲之正祭感帝之精以其祖配注周官大司樂圓丘義則引大傳

五禘以爲冬至祭遞相矛盾未足可依伏惟陛下膺錄居尊繼文
在曆自臨宸極未親郊祭今之南郊正當禘禮固宜合祀天地咸
秩百神蒼受命之符彰致敬之道豈可不崇盛禮同彼常郊使地
祇無位未從禘享合請備設皇地祇并從祀等座則禮得稽古義
合緣情然郊丘之祀國之大事或失其宜精禋將闕臣術不通經
識慙博古徒以昔謬禮職今忝諫曹正議是司敢不陳上儻事有
可採惟斷之聖慮也

請行禮樂化導三事表

裴耀卿

三者禮樂化道也州牧縣宰所守者宣揚禮樂典書經籍所教者
返古還朴上奉君親下安鄉族若皆氣和浹洽自然化理清平由
此言之不在刑法聖朝制禮作樂雖行之自久而外州遠郡俗習
未知徒聞禮樂之名不知禮樂之實竊見鄉飲酒禮頒於天下比
來唯有貢舉之日略用其儀閭里之間未通其事臣在州日率當
州所管縣一一與百姓勸導行禮奏樂歌至白華華黍由庚等章

言孝子養親及羣物遂性之義或有泣者則知人心有感不可盡
誣但臣州久絕雅聲不識古樂伏計太常具有樂器太樂久備和
聲伏望令天下三五大州簡有性識於太常調習雅聲仍請笙
竽琴瑟之類各三兩事令比州轉次造習每年各備禮儀准令式
行禮稍加勸獎以示風俗又以州縣之學本以勸人祿在其中聞
於學也今計天下州縣所置學生不減五六萬人及諸色并國子
每年薦舉擢第過百人已上雖有司明試務在擇才而學校衰微
居然可驗州縣補學生之日皆不願爲遠郡送鄉貢之時多有不
願來集恐成頽弊不可因循伏望詳擇其宜微加勸革

爲敬暉等論武氏宜削去王爵表

岑羲

臣暉等言臣聞神器者天下之至公必歸乎有德皇極者域中之
大寶必順乎天命歷考前古詳觀帝業皆不並興莫不更王故三
皇氏沒而五帝氏興夏殷氏衰而周漢氏作何則帝王之曆數必
應乎五行水盛則火衰木衰則金盛天地之運也必合乎四時春

往則夏來暑退則寒集則知五行之數帝王不可違違之則宗社不安生人不理四時之序天地不能變變之則霜露不均水旱交錯自有隋失御海內崩離天曆之重歸于唐室萬方樂業荷撥亂之功三聖重光布生成之德可謂有功於四海有德於蒸人自弘道過密生靈降禍百姓哀號如喪考妣則天皇帝臨御帝圖明目達聰躬親庶績則有讒邪凶孽誣惑叡德構害宗枝誅夷殆盡英藩賢戚百不存一餘類在者投竄荒裔酷虐人神感傷天地忠臣義士實所痛心自天授之際僭稱改革武家子姪咸樹封建十餘年間實亦榮極時唐室藩屏豈得並封故知事有昇降時使然也今則天皇帝厭倦萬務神器大寶重歸陛下百姓謳歌欣復唐業上至卿士下及蒼生黃髮之倫童兒之輩莫不歡欣舞抃如見父母豈不以唐家恩德感幽祇之心陛下仁明順天下之望今皇業重構聖祚中興神祇之道有助於先德矣黎人之誠無負於陛下矣臣又聞之業不兩盛事不兩大故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前聖之

格言先哲之明誠自皇明反正天命惟新武家諸王封建依舊生者既加茅土死者仍追賦邑萬姓失望卿士寒心何則開闢已來罕有斯理帝王之道實無此法陛下縱欲開恩以行私惠豈可違五行運曆乎乖四時寒暑乎又海內衆情朝廷竊議謂武氏諸王身計亦危適將有損何處之未得其所居之實恐不安陛下雖欲寵之翻乃陷之不遵古典故也且唐曆有歸周命已去爵重則難保祿薄則易全又則天皇帝親政之時武氏諸王亦分外職今並居京輦不降舊封天下之心竊將不可陛下縱欲敦崇外戚曲流恩貸奈宗廟社稷之計何奈卿士黎人之議何伏願陛下爲社稷之遠圖割私情之小愛內崇經邦之要外順遐邇之心豈不固宗社之本允人靈之願則陛下巍巍之業貫三光而洞九泉親親之義上有倫而下有序臣等特承榮寵恩竭丹赤旣爲唐臣實爲唐計伏乞聖慈俯垂矜納焉

請抑損外戚權寵并乞佐外郡表

武平一

臣平一言臣緣脩起居注太史監每季有牒臣伏見從去歲已來
屢有災異焚惑入羽林太白再經天太陽虧月犯大角臣伏按舊
史文志咸非休吉之感或爲咎徵之兆臣聞災不妄生變不虛設
象見於上人應於下其理昭彰有如影響陛下嗣膺鴻業寅畏上
玄故皇天不言以災眚譴誡詩曰敬天之怒不敢驅馳又曰惟此
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臣伏見陛下孝愛因心敦崇
戚族澤濡后氏恩洽外家位以慈周榮因惠假臣當宗親階越三
等家有數侯旣忝國姻復叨枝屬朱輪華轂金榜瑤簪過東漢之
梁鄧邁西京之許史光輝焜煌古今所絕誠陛下睦於親寵降於
慈貸臣未息譏謀深近囂黷恩彌崇而議彌積位逾厚而豐逾擁
臣又聞月滿必虧日盈則蝕春秋有交謝之理星律有輪環之次
時不再來榮難久藉昔永淳之後藩維構孽王室多難先聖考運
從權時居寶曆臣諸房等地惟宗子爵列扞城竊祿䟽封屢迴星
紀今皇明復辟聖政惟新自合恭守園廬遙承雨露庇影椒房之

末階親槐里之餘今乃再假寵靈驟貽獎渥姻從日茂爵封如初
但見昇崇無聞損降高班厚位遂超涯極以此或陰氣潛陽乾文
告變且頃年已來河洛汎溢東都西京俱有水潦蓋以陰氣太盛
所致昔王家驕貴梅福上書竇氏專權丁鴻進諫臣伏思古來后
妃之始自呂霍上官閭董之氏皆以恩寵過深驕盈僭溢一朝傾
覆竟無噍類易曰不遠而復又曰鼎折足覆公餗伏願思抑損之
宜運長遠之策或令安車就第使剖符臨州遠之以機權錫之以
閑逸上恭乾乾之惕下全親親之道則肅彰國圖殷鑒後葉臣疊
招酷罰待斃苦壞聖心不棄窮穢備官史冊哀緒莫申餘陰無幾
精魂屢竭昭恤末流如將有補明時不矜荒殆伏乞假名外郡遂
禮私庭異存識爽少訓覲冒臣瞻光視漏豈復支久旣因災眚誠
兼宗國俯揆殘骸退深荒越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五嘉靖甲申歲太學生姑蘇徐煇文明刻于家塾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六之上

吳興姚

鉉

纂

表奏書疏乙 摠九首

政事三

諫太宗不詰難臣寮上言書

并答詔

劉洎

論時政書 柳澤

諫太宗勤政改過書

岑文本

傳導一

教本書 元稹

崇儒五

請修太學書

李觀

請置詩學博士書

李行脩

請孟子為學科書

皮日休

請韓文公配饗書

論貢士書

舒元興

請太宗不詰難臣寮上言書

并答詔 劉洎

臣聞帝主之與凡庶聖哲之與賢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若乃以

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
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揚況
動神聰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
荅臣聞皇天以無言爲貴聖人以不言爲德老君稱大辯若訥莊
生稱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是以齊侯讀書輪扁竊笑漢皇慕
古長孺陳詞此亦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言則損氣心氣內
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豈爲性好自傷
乎竊以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令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
彼愛憎慎茲取捨每事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如
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
較然可知矣伏願略茲雄辯浩然養氣簡彼細圖淡焉怡日固萬
壽於南嶽齊百姓於東戶則皇恩斯畢天下幸甚

荅詔

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

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謹言虛懷以改

論時政書

柳澤

頃者因韋氏險詖姦臣同惡賞罰紊弛綱紀紛綸政以賄成官因
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實將莫救賴神祇祐德
宗廟降靈天討有罪人用不保陛下睿謀神聖勇智聰明安宗社
於已危拯黎庶於將溺今危眉貽背歡忻踊躍望聖朝之撫輯聽
聖朝之德音今陛下蠲煩省徭法明德舉萬邦愷樂室家胥慶臣
又聞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伏惟
陛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理不忘亂則克享天心國家長保也詩
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伏惟陛下慎厥終惟其初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惟不德罔大
墜厥宗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慎之哉夫驕奢起於親貴
綱紀亂於寵倖願陛下禁之於親貴則天下風隨矣制之於寵倖
則天下法明矣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若親貴爲

之而不禁寵倖撓之而見從是政之不怕令之不一則姦詐斯起
暴亂生焉雖嚴刑制戮而法不行矣縱陛下親之愛之莫若安之
福之寵祿之過罪之漸也非安之也驕奢之淫危之本也非福之
也前事不忘後之師也伏願陛下精求俊哲朝夕納誨縱有逆于
耳謬于心者無速之以罰姑籌之以道省于厥躬雖木樸忌諱怒
之以直用開諫諍之路也或有順於耳便於身者無急之以賞當
求諸非道稽之典訓其不叶於德必寘之以法用杜側媚之行也
有羞淫巧於陛下者遽黜之則淫巧息矣有進忠讜於陛下者遽
賞之則忠讜進矣臣又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石碯曰臣聞
愛子教之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書曰罔淫於逸
罔遊於樂穆王有命曰實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繩愆糾謬格其
非心今儲宮肇建王府初啓至於寮友必惟妙擇今驕奢之後流
遁未變慢遊之樂餘風或存夫小人弄臣易合於意竒伎淫巧多
適於心狎於非德茲爲奢怠書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其惟

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伏願采溫良博聞之士
恭儉忠鯁之人任以東宮及諸王府仍請東宮量署拾遺補闕之
職令朝夕講論出入侍從授以訓誥交修不逮臣又聞馳騁畋獵
令人發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承前貴戚鮮克由禮或打毬擊鼓
比周伎術或飛鷹奔犬盤遊數澤此甚爲不道非進德修業之本
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又曰無若丹朱傲慢遊是好朋淫于
家用殄厥代伏惟陛下誕降謨訓敦勸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
成敗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圖之於未萌慮之於未有則福祿長享
與國並休矣臣又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
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信矣斯語明哉至誠頃者韋庶人樂安
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矣可謂寵矣權倖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
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不節之以禮不防之
以法終轉吉爲凶變福爲禍千人所指無病自死不其然歟書曰
殷鑒不遠在彼夏王今陛下何勸豈非皇祖謀訓之則也今陛下

何懲豈非孝和寵任之甚也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可不慎哉夫寵愛之心則不能免去其太甚閑之禮節適則可矣今諸王公主駙馬亦陛下之親愛也驕狂之道在於厥初鑒誠之義其則不遠使觀過務善居寵思危庶夙夜惟寅聿修厥德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書曰制官刑警于有位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徇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必察而明之必信而勸之有奢僭驕怠者削其祿封樸素脩業者錫以車服以勗其心使奉其命無使久而忽之無使遠而墜之臣聞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伏惟陛下慎之哉前車之覆實惟明證先王之誠可以終吉若陛下奉伊尹之訓崇傳說之命不作無益不啓私門刑

不差賞不濫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永終景福是集儻陛下忽精一之德開恩倖之門爵賞有差刑罰無當則忠臣正士亦當復談矣

諫太宗勤政改過書

岑文本

臣聞創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位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保其位也今雖億兆乂安方隅寧謐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尚少覆燾之恩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踈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有征役則隨之凋耗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國曰人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則人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

覆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爲此也伏惟陛下
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爲重下以億兆在念明選舉
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旣改從諫如流爲善在於不疑出令
期於必信願神養性省畋遊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
內而不求闢土載橐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雖爲國之恒道
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心惟願陛下思之而不倦行之而不怠則
至道之美與三五比崇億載之祚隨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爲妖龍
蛇作孽雉雉於鼎耳石言於晉地猶當轉禍爲福變咎爲祥況水
雨之患陰陽恒理豈可謂之天譴而繫聖心哉臣聞古人有言農
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瞽伏待斧鉞

論教本書

元稹

某年日月臣稹再拜獻書皇帝陛下臣伏見陛下降明詔脩廢學
增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爲君伯夷典禮夔教胄子之深旨也然
而事有萬萬於此者臣敢昧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

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也近管蔡則
讒入親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夫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
教之然邪始其爲太子也未生胎教旣生保教太公爲之師周公
爲之傅召公爲之保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爲之翫目不得
閱淫艷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陵亂之聲口不得習操斷擊搏
之書居不得近容陰順邪之黨游不得恣追禽戮獸之樂翫不得
愛遐異僻絕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爲也亦將不得
見之矣及其長而爲君也血氣旣定游習旣成雖有放心快已之
事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
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論焉回佞庸違之說固吾之所
積懼也諂之者有以辯也人情之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
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馬逸
駕而走鳥得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
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

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蘊則興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之至也可不謂信然哉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宦之戮人也而傳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曰恣睢天下以爲貴莫見其面以爲尊是以天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於深宮矣彼李斯者秦之寵丞相也困讒冤死無所自明而況於踈遠之臣庶乎若然則秦之亡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質甚美纔可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能虞篡弒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其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爲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略其貴者教其賤者無乃鄰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於爲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即位之後雖宴遊飲食之間十八人者實在其

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已還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官寮選亦甚重馬周以位高恨不得爲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踈賤之至母后臨朝翦棄王族當中睿二聖勞勤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旣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扶衛之一詞而令匠胡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已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耗曠不任事者爲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於友諭替議之徒踈冗散賤之甚者搢紳恥之夫以匹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輔之豈天下之元子而可以疾廢耗曠不知書者爲之師踈冗散賤不適用者爲之友乎此何反上古之甚也近制官寮之外往往以沈滯僻老之儒充直講侍讀之選而又踈棄斥遠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傳成道德而保養其躬哉臣以爲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祐祚我唐德以舜生舜以堯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莫

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爲屑屑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爲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無窮之業傳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後若有周成王之中才而又生深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況稼穡之艱難乎今陛下以上聖之姿肇臨海內是天下人人傾耳注心之日也特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選重師保慎簡宮寮皆用博厚弘深之儒而又練達機務者更進迭見日就月將因令皇太子聚諸生定齒胄講業之儀行問道嚴師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撤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定則輟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質既備則資游習以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方以貞之化也豈其修廢學選司成而足倫匹其盛哉而又俾則百王莫不幼同師長同術識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爲藩屏出則有晉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牟朱虛之強蓋所謂宗子維城犬牙盤石之勢也又豈與夫魏晉已降因賤其兄弟而自翦其本枝者同年而語乎微

臣竊思爲陛下建永永無窮之長筭輒敢冒昧死誅而言之臣楨
謹言

請修太學書

李觀

草莽賤臣某再拜上言臣伏思太學之爲道也厥惟大哉實所德
宇於國家教源於萬方辨齊於人倫親親而尊尊誠宜歲勅崇嚴
日致肅祇工度木不俟于榱桷崩朝命官取備乎師氏當然後乃
可以陳四代之禮興無窮之風開素王之堂削青衿之篇人懋廉
隅俗捐諍端天下之仁人相則焉是以德由此澤教由此流若水
之潤下浚涌植物利不涸哉今觀斯壞甚不然乎在昔學有六館
居類其業生有三千盛侔於古近季禍難竄用耗息陛下君臨宿
弊尚在執事之臣顧爲不急升當學之徒罔敢上達積微成慝超
稔歷紀賤臣極言誠合要道具六館之目其曰國子太學四門書
律算等今存者三亡者三亡者職由厥司存者恐不逮脩輿人有
棄本之議羣生有將壓之虞至有博士助教鋤犁其中播五稼於

三時視辟雍於農郊堂室吸噉磊砢屬聯終朝之雨流潦行渟旣夕之天列宿上羅羣生寂寥攸處貿遷而陛下不以問學官不以聞執政之臣不以思所謂德宇將摧教源將乾先聖之道將不堪猶火之炎上燄燄至焚其爲不利也豈不畏哉日者聖朝以武夷時屯有風牧建帝庸今者聖朝以文象天經有臯衡宣皇猷實曰四三六五之君子間無足以聞之然事不爲加理人不爲加安歲貢之夫不能應請問晏罷之瘡疔無以悟玄機天下有倒懸之悲諸侯有安忍之懷執柄之臣深惟無從但勞心於無庸全身於因循是了不知長國之術在乎養士養士之方在乎隆學學廢則士亡士亡則國虛國虛則下危下危則禮義銷禮義銷則狂可姦聖賊可凌德逶迤不知其終今觀執事之臣之心必以修太學爲害時而他害者千之養士者爲費財而他費者萬之殊不知此費無費而他費爲費也此害無害而他害爲害也諺所謂溜之細穿石鯁之細斷幹斯言損益有漸非聰詰靡察也今乃不明徵於儒書

欽若於權輿繼統於易俗恢業於絕風而望海內俊傑靡然踵武於雲龍之庭不知其可也禮稱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以其有庇民之原祚國之仁且太學之興本於有虞達於三王踰至於漢魏以降特盛於我太宗文皇帝重聖尊之無以增游發於先皇而及於聖朝此乃古帝王懲醇醜亂萌故用教於人百代奉之以弘長國家廣之以存濟元元陛下不宜忽之而已今四君德以相高八聖幽而不炤風聲隨而凋落焉夫四君之民古猶易制陛下之民猾且難矣易制之民古猶或建之難制之民得不重慎乎昔春秋書太室壞傳曰書不恭也臣今懼聖朝之史書太學廢使萬代之詞無法矣今聖朝聚國中之兵守塞下之壘殫織婦之機悉農夫之儲豈期惡民而賤物誠社稷之謀也假一旦農夫死織婦病兵壘充郊粟帛不輸陛下此時其暇念學乎則禮義之心不素蓄於人亦難以復天下之蘇矣且四方之學是太學之枝葉天子之教是諸侯之本未有本之顛也而枝葉之存天子之亡而諸侯之興

夫爲國者亦猶治一身京師人之心四方人之體諸侯體之四支心平則體之患易除體平則四支之患不除可無今不嗇神於心體而竭訾於四支時變於外氣虛於中則爲不起之人矣伏惟陛下察施張之會觀損益之圖減無用之府崇有裕之原廢闕脩而百度明庠序昌而百行榮經邦於悠久熙載於登閔顧夫周營靈臺魯修泮宮於陛下萬分之一焉伏惟遽令職司不至於不可持天下幸甚

請置詩學博士書

李行脩

元和三年六月一日鄉貢進士臣李行脩謹昧死惶恐再拜獻書闕下臣覆視漢初經籍起口傳壁篋煥然明備其所由者脩廢官立太學朝夕講貫以究聖意歲時程課以嚴師道使之然也迨乎栢靈之世遂使扶持元極匡飭頽俗傳委裘以終大運其儒術已試之明效歟近學無專門經無師授以音定字以疏釋經是能使生徒由之中才不能使天下由之致理明矣大率五經皆然臣獨

以詩學上聞趨所急也伏惟陛下赦其愚瞽垂恩聽察夫詩者發人之蘊政謂之風手舞足蹈之音作用之光祖宗垂風聲勞歌怨誹之音作用之察吏理審教化是以四海雖大羣生雖廣猶民人之和氣息乎踵達乎顛流乎手足猶草木之豐澤漸乎根窮乎杪被乎枝葉上下無滯氣內外無遁情如此則詩得其任風得其性也昔殷周相承俱有聖治道洽于下下無快心王化盛告成功於神明德澤衰反變化於禮素其辭主文譎諫而不訐其教溫柔敦厚而不愚仲尼接于其時謂王者宜以陶冶風俗臣下宜以洗濯疑謬道濟于下吾若之何乃採其詩合三百五篇善者全而用不善者全而去非如春秋諸經或革或因相錯而成也其若禮樂征伐天地陰陽有度假於辭可見喜怒哀樂譏刺諷諭無方非其志莫傳志士躬當治亂之時氣有慘舒之變臻於極而後動積於中而後形故言之成文歌之成聲有一不至則非全矣是以聖人以全動物物莫能固未施敬於人而人敬未施哀於人而人哀頑者

以之開明躁者以之舒靜道源於是絕而莫嗣獨有楚屈原頗得
詩人之風介於子蘭靳尚之間終以放死故其道不竟洎秦姍笑
三代燔燒經籍世儒坑死於是後學軋于相語喑呢相授以及漢
興雜全經者七十年師口說者四三輩漢武篤好經術立於學官
雖章句大脩而比興未喻時楊雄司馬相如由是選更觀望將迎
忌諱勸百諷一推波助瀾文雖有餘不足稱也然以本學富盛時
因災異屢啓直聲初或不究終得其助故自殷已降有天下者莫
長焉厥後君臣道薄詩道陵夷蘊義感槩之士至曰吾何從乎上
之追屈原不足以全性命下之跡相如不足以匡過失故居常則
鬱快其胃襟嘍喑其齒牙代莫通其源臣伏思之以爲詩教未隆
於時風雅未洽於下教未隆則士不勸風未洽則言多缺故聞者
卒愕而愠者多暗投而卻也自十聖紹業盈二百載經術益試周
旋百度吏事反爲緣飾霸道无所舛駁及陛下又登禮巖穴發揚
灰伏宸心謹議猶天地相宣儒風昌言與日月橫鶩以詞讓次征

伐而不暴以誠明推教化而不浮如此則詩學何爲鬱然積於空
虛不用之地乎書殘於古今論失於齊魯漢有毛萇鄭康成師道
可觀逮聖朝劉迅者說詩三千言近代言詩者尚之伏惟陛下詔
公卿諸儒講其異同綜其指要列四始之元本窮六藝之粹精不
使講以多物而無諱蔽之一言而得其言極者爲師法傳經而行
其毛鄭不安者亦隨而刊正選立博士弟子員如漢朝故事然後
命瞽史納于聰明命司成教之世子是謂端本由朝庭被于民里
由京師施之遠方是謂垂化復采詩之官以察風俗是謂兼聽優
登才之選以勵生徒是謂興古四者旣備大化自流則動天地感
鬼神德豚魚甘董荼來異俗懷鬼方皆在一致推而廣之神而化
之無難矣微臣不知時變溺於師言謹詣光順門昧死以聞伏待
刑辟

請孟子爲學科書

皮日休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

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戾乎經史又率于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之常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曄曄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奧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奧而無稱邪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歎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爲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爲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于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爲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爲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爲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道不可聖化無補則可刑於言者

請韓文公配饗書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于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于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于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乂息忽震則驚雲霧乂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遇于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儻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醜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爲文或援從橫以爲理或作詞賦以爲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俾造化補時政繫公

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
公生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賢者若左丘明
羊高穀梁赤伏勝高生戴勝毛公孔安國劉向范甯杜子夏公
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代用其
書垂于國胄並配饗於孔聖廟堂者其爲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
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
傳其文吾唐已來一人而已不得在二十一賢之列則未聞乎典
禮爲備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茲已後天下以文化未
必不由夫是也

上論貢士書

舒元興

草茅臣某昧死奏書皇帝陛下聖德修三代之教盡善矣唯貢士
一門闕然不修臣竊以爲有司過矣臣爲童子時學讀書見禮經
有鄉舉里選必得其人而貢於上上然後以弓旌束帛招之臣年
十五旣通經無何心中有文竅開則又學之徧觀羣籍見古人有
片善可稱必聞於天子有司天子有司亦修禮待之不苟臣旣學

文於古聖人言皆信之謂肖質待問上國必見上國禮無幾前年
臣年二十三學文成立爲州縣察臣臣得備下土貢士之數到闕
下月餘待命有司始見貢院懸版樣立束縛檢約之目勘磨狀書
劇責與吏胥等倫臣幸狀書備不被駁放得引到尚書試試之日
見八百人盡手攜脂燭水炭泊朝晡餐器或荷於肩或提於席爲
吏胥縱慢聲大呼其名氏試者突入棘圍重重乃分坐廡下寒餘
雪飛單席在地嗚呼唐虞闢門三代貢士未有此慢易者也臣見
今之天下貢士旣如此有司待之又如此乃益大不信古聖人言
及觀今之甲賦律詩皆是偷拆經誥侮聖人之言者乃知非聖人
之徒也臣伏見國朝開進士一門苟有登升者皆資之爲宰相公
侯卿大夫則此門固不輕矣凡將爲公侯卿相者非賢人君子不
可有司坐舉子於寒廡冷地是比僕隸已下非所以見徵賢之意
也施棘圍以截遮是疑之賊姦徒黨非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甲
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道也有司之

不知其爲弊若此臣恐賢人君子遠去不肖汚辱爲陛下用且指
近陳之今四方貢珠王金銀有司則以篋籠皮幣承之貢賢才俊
又有司以單席冷地承之是彰陛下輕賢才而重金玉也賢才恥
之臣亦恥之臣又見每歲禮部格下天下未有不察訪行實無
頗邪然後上貢苟不如格抵罪舉主臣初見之竊獨心賀謂三代
之風必作於今日矣及格既下而法不下是以歲有無藝朋黨譁
然扇突不可絕此又惡用格爲徒亂人耳又於格中程之人數每
歲多者固不出三十少或不滿二十此又非天子納士之心也何
以言之今日月出沒皆爲陛下內地自漸海流沙朔南周環綿億
萬千里其間異氣所鍾生英豪俊彥固不少矣若陛下明詔必以
禮舉之忽一歲之內有百數元凱楊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
曰吾格取二十而黜八十是爲求賢邪遺賢邪若有司以僕隸待
之忽一歲之內負才德來者無十數輩則有司必曰吾拔二十是
繆收其半徒足滿入數是爲取才邪取合格邪其不可先定人數

亦昭昭矣向之數事臣又爲陛下疾有司不供職使聖朝取士首
科委就地矣臣寒微若此出言不足以定貢士之得失然百慮之
中或幾一得之臣竊欲陛下詔有司按三代故事明修格文使天
下入貢者皆茂行實不拘人數其不茂行實法與之隨此爲澄源
源旣澄則來者皆向方矣俾有司加嚴禮待之舉六義試之試之
時免自擔荷廊廡之下特設茵榻陳爐火脂燭設朝脯飯饌則前
日之病庶幾其有瘳矣人人知天子重賢獎士之道勝氣塗漫如
此士之立身無不由正以成之者爲士身正公卿正公卿正未有
天下不治者天下治而陛下求不垂拱以高揖義軒不可得也苟
不如此則士之求名無不由邪以成者爲士名邪未有公卿不邪
者公卿邪未有天下而治者天下不治而陛下欲不役聖慮而憂
黔首不可得也臣雖至愚以此觀之知貢士之道所繫尤重是以
願輸寫血誠以正此門陛下無以臣迹在貢士中疑臣自謂臣雖
不敏竊窺太常一第不爲難得何以明之若使臣爲今日貢士之

體事便僻巧佞馳騫關鍵固臣之力所不能也恥不爲也故互以
頑才于有司得之固無忝不得則納履而去蹤跡巢由以樂陛下
熙熙之化何往而無泉石之快哉伏惟陛下留神獨聽天下之幸
也於臣何幸死罪死罪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六之上

